

# 幼學瓊林

## 鄒序

欣逢

至治，擢取鴻才，時藝之外，兼命賦詩，使非典籍先悉於胸中，未有揮毫不窘於腕下者。然華子之類賦，姚氏之類林，卷帙浩繁，艱於記憶，惟程允升先生幼學一書，誠多士饋貧之糧，而制科度津之筏也。但碎金積玉，原屬無多，則摘豔熏香，應增未補，度幾文人，足供驅使。奈坊刻所補，殊不雅馴，在老成能知去取，固誚續貂，若初學未識從違，反云全璧，一經習染，俗不可醫，即用針砭，難痊痼疾矣。爰採彙書，各增編末，文必絕佳，片箋片玉，語期可誦，一字一縑，並汰舊註之支離，易新詮之確當，詳所當詳而不厭其繁，略所當畧而不嫌其簡，務歸明晰，一閱了然，如藍田之琬琰，元圃之琳琅，能令見者實之，各欲私爲枕秘，因顏之曰瓊林。覽是書者，其以余言爲不謬否？

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仲春浣  
霧閣鄒聖脈梧岡氏書於寄敬山房

# 卷一

# 天文

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爲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爲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天地與人，謂之三才。

日爲眾陽之宗，月乃太陰之象。

虹名蜺蜺，乃天地之淫氣；月裏蟾蜍，是皓魄\*之精光。（一本作月魄，皓雅，故從之。）

風欲起而石燕飛，天將雨而商羊舞。

旋風名爲羊角，閃電號曰雷鞭；

青女乃霜之神，素娥卽月之號。

雷部至捷之鬼曰律令，雷部推車之女曰阿香。

雲師係是豐隆，雪神乃是滕六。

欵火、謝仙，俱掌雷火；飛廉、箕伯，悉是風神。

列缺乃電之神，望舒是月之御。

甘霖、甘澍，俱指時雨；玄穹、彼蒼，悉稱上天。

雪花飛六出，先兆豐年；日上已三竿，乃云時晏。

蜀犬吠日，比人所見甚稀；吳牛喘月，笑人畏懼過甚。

望切者，若雲霓之望；恩深者，如雨露之恩。

參商二星，其出沒不相見；牛女兩宿，惟七夕一相逢。

后羿妻，奔月宮而爲嫦娥；傅說死，其精神託於箕尾。

披星戴月，謂早夜之奔馳；沐雨櫛風，謂風塵之勞苦。

事非有意，譬如雲出無心；恩可遍施，乃曰陽春有腳。

饋物致敬，曰敢效獻曝之忱；託人轉移，曰全賴回天之力。

感救死之恩，曰再造；誦再生之德，曰二天。

勢易盡者若冰山，事相懸者如天壤。

晨星謂賢人寥落，雷同謂言語相符。

心多過慮，何異杞人憂天；事不量力，不殊夸父追日。

如夏日之可畏，是謂趙盾；如冬日之可愛，是謂趙衰。

齊婦含冤，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

父仇不共戴天，子道須當愛日。

盛世黎民，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太平天子，上召夫景星慶雲之祥。

夏時大禹在位，上天雨金；〈春秋〉〈孝經〉旣成，赤虹化玉。

箕好風，畢好雨，比庶人願欲不同；風從虎，雲從龍，比君臣會合不偶。

雨暘時若，係是休徵；天地交泰，斯稱盛世。

天文增

大圜乃天之號，陽德爲日之稱。

涿鹿野中之雲，綵分華蓋。柏梁臺上之露，潤浥金莖。  
欲知孝子傷心，晨霜踐履。每見雄軍喜氣，晚雪銷融。  
鄭公風，一往一來。御史雨，既沾既足。  
赤電繞樞而附寶孕，白虹貫日而荆軻歌。  
太子庶子之名，星分前後。早年潦年之占，雷辨雌雄。  
中台爲鼎鼐之司，東壁是圖書之府。  
魯陽苦戰揮西日，日返戈頭。諸葛神機祭東風，風迴燾下。  
東先生精神畢至，可禱三日之霖。張道士法術頗神，能作五里之霧。  
兒童爭日，如盤如湯。辯士論天，有頭有足。  
月離畢而雨候將徵，星孛辰而火災乃見。

續增（蔡東藩）

人文進化，天象益明。六合所包，皆爲積氣。兩儀所造，莫非自然；  
日爲恒星，隔地乃暗，月亦圓體，背日見虧。月掩日曰日食，地掩月  
曰月食。水金土木諸星，爲太陽系之環繞；雲霧雨露諸象，皆水蒸氣  
所化成。雨結爲冰，小成霰，大成雹。；汽遇驟冷，高爲雪，下爲  
霜。冷熱二氣相鼓盪，則生風，劇者爲颶；陰陽二氣相搏激，則發  
電，響卽成雷。日光透雨，彩暈如環，謂之虹；星芒燭天，尾形如  
帚，謂之彗。天河乃星羣之簇聚，霞光亦日色所映成。昔之占驗憑諸  
虛，謂與人事相應；今之推步證諸實，見爲天象之常。

再增（葉蒲蓀）

蓋聞爾雅以四時分天，曰蒼昊與旻上；太玄以九天分紀，自中羨迄沉  
成。終而復始，故曰天如車輪；表裏包含，又謂天如雞子。蒼蒼者原  
非正色，望遠愁人；蕩蕩者謂開天門，請歌惆悵。雲車風駟，載賡長  
統之新詞；銅柱金階，更見東方之博雅。論星之通物理者，曰積氣生  
光；擬雲之象物形者，曰山雲草莽。賦詩橫槊，羨魏武之豪情；泛渚  
登舟，契謝公之雅致。一自飛航雲路，半天之牛斗堪捫；更聞探險窮  
荒，世外之星球可到。龍山吹角，識雨氣之先來；玉女披衣，寫雲情  
其如繪。曰忉利，曰須燄，曰兜率，人天之妙境無窮；若清虛，若紫  
府，若蔚藍，上界之仙宮極樂。恨不起談天鄒衍，恣觀蒼顛之垠；直  
思尋賣卜君平，試問銀河之路。

# 地輿

黃帝畫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

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稱謂各殊。

北京原屬幽燕，金臺是其異號；南京原是建業，金陵又是別名。

浙江是武林之區，原爲越國；江西是豫章之郡，又曰吳皋。

福建省屬閩中，湖廣地名三楚。

東魯、西魯\*，卽山東、山西之分；東粵、西粵，乃廣東廣西之域。

（疑爲西晉。）

河南在華夏之中，故曰中州；陝西卽長安之地，原爲秦境。

四川爲西蜀，雲南爲古滇。

貴州省近蠻方，自古名爲黔地。

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此爲天下之五嶽；

饒州之鄱陽，岳州之青草，潤州之丹陽，鄂州之洞庭，蘇州之太湖，此爲天下之五湖。

金城湯池，謂城池之鞏固；礪山帶河，乃封建之誓盟。

帝都曰京師，故鄉曰梓里。

蓬萊、弱水，惟飛仙可渡；方壺、員嶠，乃仙子所居。

滄海桑田，謂世事之多變；河清海晏，兆天下之昇平。

水神曰馮夷，又曰陽侯，火神曰祝融，又曰回祿。

海神曰海若，海眼曰尾閭。

望人包容曰海涵；謝人恩澤曰河潤。

無繫累者，曰江湖散人；負豪氣者，曰湖海之士。

問舍求田，原無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

憑空起事，謂之平地風波；獨立不移，謂之中流砥柱。

黑子彈丸，極言至小之邑；咽喉右臂，皆言要害之區。

獨立難持，曰一木焉能支大廈；英雄自恃，曰丸泥亦可封函關。

事先敗而後成，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事將成而終止，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以蠡測海，喻人之見小；精衛銜石，比人之徒勞。

跋涉謂行路艱難，康莊謂道路平坦。

礪地曰不毛之地，美田曰膏腴之田。

得物無所用，曰如獲石田；爲學已大成，曰誕登道岸。

淄澠之滋味可辨，涇渭之清濁當分。

泌水樂飢，隱居不仕；東山高臥，謝職求安。

聖人出則黃河清，太守廉則越石見。

醇俗\*曰仁里，惡俗曰互鄉。（一本作美）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翟回車。

擊壤而歌，堯帝黎民之自得；讓畔而耕，文王百姓之相推。

費長房有縮地之方，秦始皇有鞭石之法。

堯有九年之水患，湯有七年之旱災。

商鞅不仁而阡陌開，夏桀無道而伊洛竭。

道不拾遺，由在上善政；海不揚波，知中國有聖人。

地輿增

神州卽爲赤縣，邊地乃有穹廬。\*

（原爲神州曰赤縣，邊地曰穹廬。穹廬，氈帳也，依廣益書局修訂）

白鷺洲，二水中分吳壯麗；金牛路，五丁鑿破蜀空虛。

瀑布嶺頭懸，蒼碧空中垂白練；君山湖內翠，水晶盤裏擁青螺。

浩蕩吳江，險稱天塹。嵯峨秦嶺，高謂坤維。\*（各本訛作此，應爲崔嵬）

雪浪湧鞋山，洗清步武。彩雲籠筆岫，絢出文章。

金谷園中，花卉俱備。平泉莊上，木石皆奇。

灘之凶，無如虎臂。路之險，莫若羊腸。

煙樹晴嵐，瀟湘可紀。武鄉文里，漢郡堪誇。

七里灘，是嚴光樂地。九折坂，乃王陽畏途。

將軍征戰之場，雁門紫塞；仙子遨遊之境，玄圃閬風。

續增

管仲作地圓篇，德黎剌地動說。地球有東半西半之分，地體有自轉公轉之別。兩極在南北，赤道平分。五帶有寒溫，熱帶中互。亞歐非澳美，辨各洲之名稱；黃白紅黑棕，別全球之人種。環球五大洋，曰南北冰洋，曰太平洋。曰大西洋。曰印度洋；亞洲獨立國，曰中華民國。曰日本國。曰暹羅國。曰波斯國。世界輿圖，直經橫緯。中華氣候，南熱北寒。崑崙爲萬山之總系，其勢最高。長江爲羣湖之尾閭，厥流最大。本部十八省，分三大流流域；外部西北境，有三大高原。國都改徙，新政府移鎮江南；帝制銷沉，舊京畿更名河北。關東三省，爲滿族肇興之地，故沿號滿洲；瀚海十盟，皆蒙人游牧之鄉，故統稱蒙古。喇嘛坐牀之所在西藏。苗獠竄伏之區在南嶺。地近火山，巖石分崩則地震；潮應朔望，日月併吸則潮高。要之神臯沃壤，物產素饒；際此海禁大開，交通乃盛。

再增

昔嬴秦氏入海求仙，空望神山之宮闕；自哥倫布創開新陸，居然世外之桃源。柔軟則地有須彌，痛痒則奇聞蠶蝨。三千六百軸，誰云大地無根；八十一分中，豈料神州獨小。鞞譯通白民之俗，流風趨碧海之

潮。一從海舶雲連，遂使華洋躡屐。幅幘日廣，風會俱殊。居東半球而左右全洲，唯吾大國；占北溫帶而停勻涼燠，獨得中和。論東亞之形，幾盡屬我土地；踞西北之勝，詎堪破缺金甌？是以帝所仙宸，本萬漚朝宗之地；山溫水膩，推三吳錦綉之邦。攀驛路之梅花，春回庾嶺；憶酒痕於襟上，難遣杭州。撫勝跡以流連，過名都而憑眺。論中州清淑之氣，助江川誕毓之靈。繡壤雲駢，提封綺錯。從此車書共軌，莫恨離鄉；願教玉帛同敦，休談割地。



# 歲時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

履端是初一元旦；人日是初七靈辰。

元日獻君以椒花頌，爲祝遐齡；元日飲人以屠蘇酒，可除癘疫。

新歲曰王春，去年曰客歲。

火樹銀花合，指元宵燈火之輝煌；星橋鐵鎖開，謂元夕金吾之不禁。

二月朔爲中和節，三月三爲上巳辰。

冬至百六是清明，立春五戊爲春社。

寒食節是清明前一日，初伏日是夏至第三庚。四月乃是麥秋，端午卻爲蒲節。

六月六日，節名天貺；五月五日，節號天中。

端陽競渡，弔屈原之溺水；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災。

五戊雞豚宴社，處處飲治聾之酒；七夕牛女渡河，家家穿乞巧之針。

中秋月朗，明皇親遊於月殿；九日風高，孟嘉帽落於龍山。

秦人歲終祭神曰臘，故至今以十二月爲臘；始皇當年御諱曰政，故至今讀正月爲征。

東方之神曰太皞，乘震而司春，甲乙屬木，木則旺於春，其色青，故春帝曰青帝。

南方之神曰祝融，居離而司夏，丙丁屬火，火則旺於夏，其色赤，故夏帝曰赤帝。

西方之神曰蓐收，當兌而司秋，庚辛屬金，金則旺於秋，其色白，故秋帝曰白帝。

北方之神曰玄冥，乘坎而司冬，壬癸屬水，水則旺於冬，其色黑，故冬帝曰黑帝。

中央戊己屬土，其色黃，故中央帝曰黃帝。

冬至到而葭灰飛，立秋至而梧葉落。

上弦謂月圓其半，係初八、九；下弦謂月缺其半，係廿二、三。

月光都盡謂之晦，三十日之名；月光復甦謂之朔，初一日之號；月與日對謂之望，十五日之稱。

初一是死魄，初二旁死魄，初三哉生明，十六始生魄。

翼日、詰朝，皆言明日；穀旦、吉旦，悉是良辰。

片晌卽謂片時，日曛乃云日暮。疇昔、曩者，俱前日之謂；黎明、昧爽，皆將曙之時。

月有三浣，初旬十日爲上浣，中旬十日爲中浣，下旬十日爲下浣；學足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雨者晴之餘。

以術愚人，曰朝三暮四；爲學求益，曰日就月將。

焚膏繼晷，日夜辛勤；俾晝作夜，晨昏顛倒。  
自愧無成，曰虛延歲月；與人共語，曰少敘寒暄。  
可憎者，人情冷暖；可厭者，世態炎涼。  
周末無寒年，因東周之懦弱；秦亡無燠歲，由嬴氏之兇殘。  
泰階星平曰泰平，時序調和曰玉燭。  
歲歉曰饑饉之歲，年豐曰大有之年。  
唐德宗之饑年，醉人爲瑞；梁惠王之凶歲，野苧堪憐。  
豐年玉，荒年穀，言人品之可珍；薪如桂，食如玉，言薪米之騰貴。  
春祈秋報，農夫之常規；夜寐夙興，吾人之勤事。  
韶華不再，吾輩須當惜陰；日月其除，志士正宜待旦。

歲時增

寒暑代遷，居諸迭運。  
九秋授禦寒之服，自古已然；三月上踏青之鞋，於今不改。  
雙柑斗酒，雅稱春遊；對影三人，儘堪夜飲。  
五月孤軍渡瀘水，蜀丞相何等忠勤；上元三鼓奪崑崙，狄將軍更多妙算。  
二月撲蝶之會，洵可樂焉；元正礮雞之朝，必有取爾。  
吳質浮瓜避暑，陂塘九夏爲秋；葛仙吐火驅寒，戶牖三冬亦暖。  
豪吟釋子，夜敲詠月之鐘；勝賞君王，春擊催花之鼓。  
清秋汾水，歌傳漢武之詞；上巳蘭亭，事記右軍之序。  
人日臥含章簷\*下，壽陽試學梅妝；中秋過牛渚磯頭，謝尚細吹竹笛。  
（一本作檐，典故作簷，故從。）

寇公春色詩，真可喜也；歐子〈秋聲賦〉，何其悽然\*。（一本作歎）

續增  
中曆肇於軒轅，西曆源於羅馬。七政齊而璣衡傳，六儀符而測驗準。  
客卿內用，時憲成書。國體共和，陰陽易曆。月繞地球，凡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陰曆準之。地球繞日，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陽曆準之。一朝一夕，由地球自轉而成；二至二分，因地球公轉而異。  
元旦爲春節，端午爲夏節，中秋爲秋節，冬至爲冬節，是節序之新  
規；積秒則成分，積分則成刻，積刻則成時，積時則成日，是時光之  
計數。七日遇星期，號稱日曜；五區定時準，藉辨異差。民國紀元，  
第一日爲紀念之始；鄂軍起義，雙十節乃稱慶之辰。行夏正，所以順  
農時；從西曆，所以便統計。

再增

中華文教，早越諸洲；令節芳辰，每多佳話。插楊枝而祭戶，荆楚餘  
風；帖麵壘以占官，開元勝事。高懷靖節，佳辰共泛；斜川雅韻，坡  
仙垂老。亦簪花勝清明都過了，入夢參寥；斜風細雨不須歸，扁舟釣

客。紀名人之年譜，續高會於藝林。或節慶花朝，或地以人重。扇天乞巧，同分錦被之香；禁苑嬉春，共擲金錢之戲。既飲治聾之酒，又纏續命之絲。若夫繭館珠囊，菱風豆雨，晦日哦送窮之句，迎年呼如願之歸。徒嗟厄閏黃楊，疇是豐年美玉？是以淹留晚歲，吳儂難賣癡猷；觸熟過門，詞客還輕襜褕。自西歷更移夏正，紀星球別演歲差。然而鵲巢燕桁，知避歲方；桐葉藕莖，咸隨時閏。片帆海月，必候潮潮音；一笠耕烟，自占穀雨。論節氣攸關農事，斯舊歷未可全拋也。

# 朝廷

三皇爲皇，五帝爲帝。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

天子天下之主，諸侯一國之君。

官天下，乃以位讓賢；家天下，是以位傳子。

陛下，尊稱天子；殿下，尊重宗藩。

皇帝卽位曰龍飛，人臣覲君曰虎拜。

皇帝之言，謂之綸音；皇后之命，乃稱懿旨。

椒房是皇后所居，楓宸乃人君所蒞。

天子尊崇，故稱元首；臣鄰輔翼，故曰股肱。

龍之種，麟之角，俱譽宗藩；君之儲，國之貳，皆稱太子。

帝子爰立青宮，帝印乃是玉璽。

宗室之派，演於天潢；帝胄之譜，名爲玉牒。

前星耀彩，共祝太子以千秋；嵩嶽效靈，三呼天子以萬歲。

神器大寶，皆言帝位；妃嬪媵嬙，總是宮娥。

姜后脫簪而待罪，世稱哲后；馬后練服以鳴儉，共仰賢妃。

唐放勳德配昊天，遂動華封之三祝；漢太子恩覃少海，乃興樂府之四歌。

## 朝廷增

德奉三無，功安九有。

陳橋驛軍兵欲變，獨曰重輪\*；春陵城聖哲挺生，一禾九穗。（未知其源）

祥鍾漢代，禁中臥柳生枝；瑞靄宋廷，榻下靈芝生葉。

設鼓懸鐘，千古仰夏王之樂善；釋旄結襪，萬年欽西伯之尊賢。

信天命攸歸，馳王驟帝；知人心愛戴，冠道履仁。

帝堯用心，哀孺子，又哀婦人；武王伐暴，廉貨財，還廉女色。

六宮無麗服，玄宗罷織錦之坊；萬姓有餘糧，周祖建繪農之閣。

仁宗味淡而徹蟹，晉武尙朴而焚裘。

漢文除肉刑，仁昭法外；周武分寶玉，恩溢倫中。

更知唐主頌成功，舞揚七德；且仰漢高頒令典，約法三章。

## 續增\*

首都如故，舊制更新。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權，是一國之要素。曰立法、曰司法、曰行政，乃三權之攸分。古稱君主蒞事之所，曰朝廷；今稱中央行政之區，曰政府。共和制之元首爲總統，其所居者曰總統府；國務院之領袖爲總理，其所率者卽國務員。總統由公舉，無世襲制；總理爲首輔，有副署權。立法由民，議會以建；司法獨立，

法院乃成。思患豫防，總統有副座之設；爲國服務，元首亦公僕之倫。皇帝不足貴也，大道其爲公平。

再訂：版圖如故，政治更新。國體易君主爲民主，政體改專制爲共和。古稱君主蒞事之所，曰朝廷；今稱中央行政之區，曰政府。立憲國家之制度，分權爲三。曰立法權，曰司法權，曰行政權；共和政府之組織，成制不一，曰總統制，曰內閣制，曰委員制。政爲眾人之事，故政權屬諸國民；治爲管理眾人之事，故治權授諸政府。政權有四，爲民權主義之分點；治權有五，乃國民政府之新規。賢在位能在職，本諸民選；無世襲之簪纓；或四年或二年，任有定期，無終身之爵土。受民委託，就職者毋忘誓言；爲國服勞，主治者無非公僕。皇帝不足貴也，大道其爲公平。

再增

溯古聖之君臨天下，負斧戣而覆幬萬方，自澆海國之風，竟掃皇王之貴。元首必推人望，三歲爲期；任官各效程巧，五權立極。曰總統，曰執政，繼成主席之名；曰民族，曰共和，服務必諳黨義。攷古廟堂之所在，當時宮闕之巍峨，陵谷變遷，盛衰可紀焉。憶自秦漢建都，開皇圖之壯麗，會觀之富凰。厥後帝王御極，窮土木之菁華，所以連闔洞房，深居高拱。生於宦豎之和，罔知閭里之艱，使權闡得肆其兇頑，雖衛、霍難弭夫隱患。堂高廉遠，九重之禁禦森嚴；警蹕臚傳，咫尺則天顏莫睹。禍生鹿馬，變愴銅駝，此君臣之分太嚴，故上下之情乖隔也。是以感故宮之禾黍，舊國斜陽；談劫燼之飛灰，河山隕涕。痛山邱與華屋，十廟烟沉；指絲柳於臺城，六朝如夢。固不如土階茆茨，情共民親，選賢與能，理猶公僕也已。

# 文臣

帝王有出震向離之象，大臣有補天浴日之功。

三公上應三台，郎官上應列宿。

宰相位居台鉉，吏部職掌銓衡。

吏部天官大冢宰；戶部地官大司徒；

禮部春官大宗伯；兵部夏官大司馬；

刑部秋官大司寇；工部冬官大司空。

司<sup>\*</sup>憲中丞，都御史之號；內翰學士，翰林院之稱。（一本作都）

天使稱譽行人；司成尊稱祭酒。

稱都堂曰大撫臺，稱巡按曰大柱史。

方伯、藩侯，左右布政之號；憲臺、廉憲，提刑按察之稱。

宗師稱爲大文衡，副使稱爲大憲副。

郡侯、邦伯，知府名尊；郡丞、貳侯，同知譽美。

郡宰、別駕，乃稱通判；司理、廌史，讚美推官。

刺史、州牧，乃知州之兩號；廌史、臺諫，卽知縣之尊稱。

鄉宦曰鄉紳，農官曰田畷。

鈞座、台座，皆稱仕宦；帳下、麾下，竝美武官。

秩官旣分九品，命婦亦有七階。

婦人受封，曰金花誥；狀元報捷，曰紫泥封。

唐玄宗以金甌覆宰相之名，宋眞宗以美珠箝諫臣之口。

金馬玉堂，羨翰林之聲價；朱幡皂蓋，仰郡守之威儀。

台輔曰紫閣明公，知府曰黃堂太守。

府尹之祿二千石，太守之馬五花驄。

代天巡狩，贊稱巡按；指日高陞，預賀官僚。

初到任曰下車，告致仕曰解組。

藩垣屏翰，方伯猶古諸侯之國；墨綬銅章，令尹卽古子男之邦。

太監掌闔門之禁令，故曰闔宦；朝臣皆摺笏於紳間，故曰摺紳。

蕭曹相漢高，曾爲刀筆吏；汲黯相漢武，眞是社稷臣。

召伯布文王之政，嘗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遺愛，不忍伐其樹；孔明

有王佐之才，嘗隱草廬之中，先主慕其令名，乃三顧其廬。

魚頭參政，魯宗道秉性骨鯁；伴食宰相，盧懷慎居位無能。

王德用，人稱黑王相公；趙清獻，世號鐵面御史。

漢劉寬責民，蒲鞭示辱；項仲山潔己，飲馬投錢。

李善感直言不諱，競稱鳴鳳朝陽；漢張綱彈劾無私，直斥豺狼當道。

民愛鄧侯之政，挽之不留；人嫌謝令之貪，推之不去。

廉范守蜀郡，民歌五袴；張堪守漁陽，麥穗兩歧。

魯恭爲中牟令，桑下有馴雉之異；郭伋爲并州守，兒童有竹馬之迎。  
鮮于子駿，寧非一路福星；司馬溫公，真是萬家生佛。  
鸞鳳不棲枳棘，羨仇香之爲主簿；河陽徧種桃花，乃潘岳之爲縣官。  
劉昆宰江陵，昔日反風滅火；龔遂守渤海，令民賣刀買牛。  
此皆德政可歌，是以令名攸著。

文臣增

太守稱爲紫馬，邑宰地號雷封。

槐位棘垣，三公及孤卿異秩；棧官緊職，拾遺與御史別稱。

給事謂之夕郎，黃門批敕；翰林名爲仙掖，紫禁宣麻。

飽卿睡卿，名號自別；銓部祠部，政事攸分。

俗美化醇，尹翁歸去思蜀郡；名高望重，汲長孺臥治淮陽。

張魏公作沖天羽翼；李長吉爲瑞世瓊瑤。

士仰直聲，漢世喜多二鮑；民歌善政，江東聞有三岑。

棠棣理政多能，劉氏弟兄守南郡；橋梓治縣有譜，傅家父子宰山陰。

政簡刑清，姜謩號太平官府；身修行潔，裴俠稱獨立使君。

袁尚書學問深宏，不愧魏朝杜預；寇丞相事功彪炳，真爲宋代謝安。

熙寧三舍人，乃一朝碩彥；慶曆四諫士，實千古良臣。

宰相必用讀書人，舍寶可象誰當鼎軸；狀元曾是渴睡漢，惟呂文穆乃占魁名。

誰云公種生公，或謂相門有相？

續增\*

總統有任免官吏之權，文職有分別任用之令。特任官爲最高之職員，遞降者有九等；大勳章爲元首所佩帶，下頒者有九章。國務總理綜其成，各部總長分其責。內務部職在治內，外交部職在對外。財政部綜掌度支，農商部籌興實業。學藝曆象，是教育部之兼司；路電郵航，係交通部之所轄。司法部，握全國之司法行政；大理院，爲法院之最高機關。蒙藏事宜，蒙藏院主之；審計出納，審計院司之。平政院糾察各官，國史館纂修通史。通好各國有大使公使之名，監權各關有督辦會辦之職。京兆置尹轄首都之區域，各省置長握全省之政權。道尹爲各道長官，古稱觀察；知事爲一縣主宰，舊號邑侯。產鹽區設鹽運使，通商之處置交涉員。各部有分司，庶政以理；各省有廳長，任職惟專。領事爲監護僑民而設，縣佐係贊襄縣治之官。在昔爲臣事君，雖曰効忠，僅堪報主；迄今爲公服務，能自盡職，乃足福民。

再訂：官制有古今之沿革，官規隨法令爲變遷。中華民國之代表，前屬總統，今屬主席；國民政府之法定，既設主席，復設委員。五院成而治權備，各部設而治具張。行政權之總指揮，行政院行之；立法權之總規畫，立法院立之；司法權之總監督，司法院司之。掄才之大



典，莫如考試。故復設考試院。飭吏之良規，厥惟監察，故又設監察院。內政部職在對內。外交部職在對外。掌國用則有財政部。濬利源則有實業部。興學藝則有教育部。廣運輸則有交通部。鐵道主管，本屬交通部，今特設部以專責成；司法行政，本屬司法官，今亦設部以便分治。各政務官之等級，首曰特任官。次曰簡任官。三曰薦任官。四曰委任官。各委員會之職務。曰常務委員，曰當然委員。曰執行委員。曰監察委員。中央政府之屬員。有文官處，有主計處，有參軍處。地方政府之組織，有省政府。有市政府，有縣政府。各部有分曹，庶政以理。各省有廳長，任職惟專。縣長、市長，有監督自治之職務，其下爲區坊。下爲閭鄰。通好各國，有大使公使之專員。監護僑民，有總副領事之派遣。要之官制甚繁，更僕難數？官規宜肅，有過必懲。

再增

夫一代肇興，恆資輔弼。百工寅亮，首重官人。四岳命自虞廷，三傑聿興漢室。漢以經術崇化，故吏治循良。唐以進士掄材，故文章爾雅。宋代始修經義，開制藝之先河。明清胥講時文，襲科場之舊習。然軍功保舉，亦有異途。世襲廕生，不由考試。總之，爲官擇人，爲人求治，此爲政之本根。如其學非所用，用非所長，斯蔽賢之通病。官人六等，師友爲先。臨御萬機，賢才是貴。若有清之官制，與明季爲因仍。撫藩臬道府縣，是謂外官。吏戶禮兵刑工，區分六部。王公每爲領袖，滿漢共管軍機。或祖孫父子兄弟，聯步丹墀。或鹿鳴泮水瓊林，重游蓬島。甯都則三魏講學，婁東有十子馳名。理學亦著名臣，經師獨冠前代。數中興將帥，會胡功懋咸同。鎮半壁東南，劉張宣威庚子。所以儒林文苑，國史褒榮。名宦鄉賢，專祠崇祀也。



## 武職

韓柳歐蘇，固文人之最著；起翦頗牧，乃武將之多奇。  
范仲淹，胸中具數萬甲兵，楚項羽，江東有八千子弟。  
孫臏吳起，將略堪誇；穰苴尉繚，兵機莫測。  
姜太公有〈六韜〉，黃石公有〈三略〉。  
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毛遂譏眾，碌碌無奇。  
大將曰干城，武士曰武弁。  
都督稱爲大鎮國，總兵稱爲大總戎。  
都閫卽是都司，參戎卽是參將。  
千戶有戶侯之仰，百戶有百宰之稱。  
以車爲戶曰轅門，顯揭戰功曰露布。  
下殺上，謂之弑；上伐下，謂之征。  
交鋒爲對壘，求和曰求成。  
戰勝而回，謂之凱旋；戰敗而走，謂之奔北。  
爲君泄恨，曰敵愾；爲國救難，曰勤王。  
膽破心寒，比敵人懾伏之狀；風聲鶴唳，驚士卒敗北之魂。  
漢馮異當論功，獨立大樹下，不誇己績；漢文帝嘗勞軍，親幸細柳營，按轡徐行。  
苻堅自誇將廣，投鞭可以斷流；毛遂自薦才奇，處囊便當脫穎。  
羞與噲等伍，韓信降作淮陰；無面見江東，項羽羞歸故里。  
韓信受胯下之辱，張良有進履之謙。  
衛青爲牧豬之奴，樊噲爲屠狗之輩。  
求士莫求全，毋以二卵棄干城之將；用人如用木，毋以寸朽棄連抱之材。  
總之，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  
自古英雄，難以枚舉；欲詳將略，須讀武經。

## 武職增

〈書〉曰桓桓武士，〈詩〉云矯矯虎臣。  
黃驄少年，登先陷陣；白馬長史，殿後摧鋒。  
天子遣趙將軍，真得禦邊之策；路人問霍去病，速收絕漠之勛。  
北敵勢方強，婁師德八遇八克；南蠻心未服，諸葛亮七縱七擒。  
衛將軍一舉而朔庭空，仗劍洗劉家日月；薛總管三箭而天山定，彎弓造李氏乾坤。  
韓信用木罌渡軍，機謀叵測；田單以火牛出陣，勢燄莫當。  
太史慈乃猿臂英雄，班定遠實虎頭豪傑。  
力能邁眾，敬德避稍而復奪稍；膽略過人，張遼出陣而復入陣。

狄天使可例雲長，高敖曹堪比項籍。  
紫髯會稽，振耀吳軍武烈；黃鬚驍騎，奮揚曹氏威聲。  
鷓軍、雷軍、雁子軍，鬼神褫魄；飛將、銳將、熊虎將，草木知名。  
圻父王之爪牙，〈詩〉旨真可味也；將軍國之心膂，人言其不謬乎。

### 續增\*

陸防置陸軍，海防設海軍。陸海軍之大元帥，總統兼膺；陸海軍之總機關，部長分轄。將官、校官、尉官，等差各別；上士中士下士，位次遞卑。陸軍編制法，積排成連，積連成營，積營成團，積團成旅，積旅成師，率者為師長；海軍等級表，軍醫有監，軍需有監，造械有監，造艦有監，航務有監，最要者為輪機。監軍操全省之軍政，司令握全艦之軍權。護軍使、鎮守使，駐轄各區；指揮官、訓練官，分司艦務。參謀部，掌管全國兵防；都統府，鎮撫特別區域。著績者敘勳有差。犯行者，懲罰如例。

再訂：衛國惟軍，整軍有制。軍事委員會，為現代軍事之樞軸，軍事參議院，備平時軍事之諮詢。參謀本部，所以贊軍機；訓練總監，所以督軍學。航空為最新之戰備，故軍政部有陸軍署，復置航空署。海防為今日之要需，故現行法有軍政部，復設海軍部。陸軍編制法，積排成連，積連成營，積營成團，積團成旅，積旅成師，統率者為師長。海軍等級表，軍醫有監，軍需有監，造械有監，造艦有監，航務有監，最要者為輪機。將官、校官、尉官，等差各別。上士、中士、下士，位次遞卑。陸海空軍之著勳績者，由政府核定之。始則授勳章，繼則授勳刀。陸海空軍之犯刑法者，由軍法會審之，輕則處徒刑，重則處死刑。派遣駐外武官，所以冀軍情之旁洽。設置各省警察，所以佐兵力之未周。為將須有智謀，故軍事學不可不講。行軍須有紀律，故司令官不可不嚴。

### 再增

原夫龍蛇起陸，劫運宏開；羆貙相搏，殺機環伏。弧矢用威天下，鞍馬遂啟蒙疆。昔之角藝，曰弓刀石；今之決勝，曰海陸空。軍制既效法於歐洲，利器遂專攻夫機械。開學校以儲將弁，訓戰術以決雌雄。雖有郤祭之才，猛士須當霹靂；雖有羊杜之畧，將軍忽自天飛。慢礮埋雷，曾銑已開機栝；紅燈赤艦，宋獨樹奇勳。哥舒騰如夜之烟，李密奮神機之礮。古來名將，亦多創造之功，豈第歐人獨擔鑪錘之巧。至於營制，可畧述焉。曰都督，曰督軍，比諸將軍督撫；曰師長，曰

旅長，亦猶提鎮參游。總之，軍制雖更，紀律貴肅，同仇敵愾，在養  
勇知方也。

# 卷二

# 祖孫父子

何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何謂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孫、曾、玄。

始祖曰鼻祖，遠孫曰耳孫。

父子創造，曰肯構肯堂；父子俱賢，曰是父是子。

祖稱王父，父曰嚴君。

父母俱存，謂之椿萱並茂；子孫發達，謂之蘭桂騰芳。

橋木高而仰，似父之道；梓木低而俯，如子之卑。

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得親順親，方可爲人爲子。

蓋父愆，名爲幹蠱；育義子，乃曰螟蛉。

生子當如孫仲謀，曹操羨孫權之語；生子須如李亞子，朱溫歎存勳之詞。

菽水承歡，貧士養親之樂；義方是訓，父親教子之嚴。

紹箕裘，子承父業；恢先緒，子振家聲。

具慶下，父母俱存；重慶下，祖父俱在。

燕翼貽謀，乃稱裕後之祖；克繩祖武，是稱象賢之孫。

稱人有令子，曰麟趾呈祥；稱宦有賢郎，曰鳳毛濟美。

弑父自立，隋楊廣之天性何存；殺子媚君，齊易牙之人心奚在。

分甘以娛目，王羲之弄孫自樂；問安惟點頷，郭子儀厥孫最多。

和丸教子，仲郢母之賢；戲綵娛親，老萊子之孝。

毛義捧檄，爲親之存；伯俞泣杖，因母之老。

慈母望子，倚門倚閭；遊子思親，陟岵陟屺。

愛無差等，曰兄子如鄰子；分有相同，曰吾翁卽若翁。

長男爲主器，令子可克家。

子光前曰充閭，子過父曰跨竈。

甯馨英物，皆是羨人之兒；國器掌珠，悉是稱人之子。

可愛者子孫之多，若螽斯之蟄蟄；堪羨者後人之盛，如瓜瓞之緜緜。

祖孫父子增

經遺世訓，韋玄成樂有賢父兄；書擅時名，王羲之卻是佳子弟。

敬則應得鳴鼓角，母覘子榮；宗武更勿帶羅囊，父規兒怠。

宋之問能分父絕，作述重光；狄兼謨綽有祖風，後先輝映。

焚裘伏劍，羅母與陵母俱賢；躍鯉殺雞，姜生與茅生並孝。

靈運子孫多是鳳，豈是阿私；僧虔後嗣半爲龍，原非自侈。

馬援得璘能耀武，畢竟孫賢；祁奚舉午不避親，皆因子肖。

觸龍\*猶憐少子，乞清要於君前；蕭徹喜見曾孫，效傳呼於階下。（應爲觸讟）

王霸見己子不及貴客，曾露愧容。張憑聞祖父說有佳兒，知爲戲語。\*

（一本作王霸則曾慙貴客，張憑則戲說佳兒。）

李嶠貽譏，甘羅堪羨。

公才公望，喜說雲仍；率祖率親，甯云委蛻。

杜氏之寶田斯在，薛家之磐石猶存。

詞辨旣見淵源，強項亦徵風烈。

續增

祖與父，爲直系之尊親。子若孫，是相承之血胤。宗傳異於家傳，故無後卽爲不孝。家政統於家長，故卑屬不有私財。謂人祖父，曰乃祖乃父，稱人子孫，曰文子文孫。嫡子與庶子不同，有關名分。冢孫與釋孫之別，第辨年齡。桂子聯芳，見燕山之家教。蘭孫茁秀，瞻馬氏之清徽。廬墓三年，劉孝孫默全母志；飲血十載，黃孝子卒刃父仇。祖謨父烈，累世重光。子孝孫賢，一門餘慶。

再增

釋名曰：祖者，祚也，先祚義存；孫者，遜也，遁遜爲解。謂父爲甫，始生己之人；謂子曰孳，取相蕃之意。教子孫，馴行孝謹，萬石家風；娛晚景，桑果敷榮。右軍佳話，那得不生靈運；祖德名篇，此兒必興吾宗。太邱古來賢達，類多誠子之文；莫晒癡翁，偏有譽兒之癖。犬子誰如司馬，龍孫堪羨王愉。誰無舐犢之情，自珍藍玉；莫誤弄麀之字，掩口葫蘆。優游車馬，陸生解作封翁；造請名流，鄭莊交同大父。總之，根深者實遂，積厚者流光。欲求孝子慈孫，固在祖功宗德也已。

# 兄弟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須貽同氣之光，毋傷手足之雅。

玉昆金友，羨兄弟之俱賢；伯壘仲篴，謂聲氣之相應。

兄弟旣翕，謂之花萼相輝；兄弟聯芳，謂之棠棣競秀。

患難相顧，似鵲鴿之在原；手足分離，如雁行之折翼。

元方、季方俱盛德，祖太邱稱爲難弟難兄；宋郊、宋祁俱中元，當時人號爲大宋小宋。

荀氏兄弟，得八龍之佳譽；河東伯仲，有三鳳之美名。

東征破斧，周公大義滅親；遇賊爭死，趙孝以身代弟。

煮豆燃萁，謂其相害；斗粟尺布，譏其不容。

兄弟鬩牆，卽兄弟之鬪很；天生羽翼，謂兄弟之相親。

姜家大被以同眠，宋君灼艾以分痛。

田氏分財，忽瘁庭前之荊樹；夷齊讓國，共採首陽之蕨薇。

雖曰安甯之日，不如友生；其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兄弟增

詩歌綽綽，聖訓怡怡。

羯末封胡，俱稱彥秀；醞酥酪乳，並屬珍奇。

陸機、陸雲，名共喧於洛邑；季心季布，氣並蓋於關中。

劉孝標之綬方青，馬季常之眉本白。

文采則眉山軾轍，才名則秦氏曄通。

欲成弟名，雖擇肥美而何咎；中分財產，寧取荒頓以爲安。

一家之桐木稱榮，千里之龍駒誰匹。

上留田何如廉讓江，閉戶搗亦當唾面受。

推田相讓，知延壽之化行；灑淚息爭，感蘇瓊之言厚。

三孔旣推鼎立，五張亦號明經。

愛敬宜法溫公，恭讓當師延壽\*。（應爲延慶）

續增

四海之內，猶是同胞；一本所生，尤宜友愛。式相好，無相尤，歡言一室；旣有義，尤有禮，推重一鄉。兄弟如左右手，夙有名言；兄弟雖旁系親，究爲同產。憂喜推誠，傲第猶封有庠；始終守義，讓兄莫若延陵。與弱弟同臥起，方百川期慰二親。事伯兄如嚴師，韓慕廬允精三禮。同宗有孤苦者，最近親等，負扶養之責，兄弟與焉；遺產無繼承者，直系親屬，有承受之權，兄弟次之。大抵家庭有至樂，須知枝葉勿相殘。

再增

眉山蘇氏曰：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是以聯床風雨，他生尙願同根；春草池塘，入夢俄成佳句。三間瓦屋，當年之鐙火相望；一集聯珠，照世之詞章擅勝。大小山莊稱高隱，前後州同著循聲。苟思天屬之親，詎忍途人之視。然而中年宦學，勞燕分飛，壯志騰驤，雁行風斷。或干戈滿地，愴吟杜老詩篇；或琴匣生塵，頓感徽之餘痛。此猶委諸天命，固末如何也。奈何歡娛朋好，轉疎同氣之親；燕婉妻孥，漸起相瘳之歎。排擯不齒，相謗免官。罔知分馬之離情，愧彼射牛之粗暴。自西風之東漸，少聚族以同居。弟兄早別屋廬，祖孫不聞共食。所以望古心傷，哀時致歎。豈必至飛鳶跼跼，毒霧浸人，始追念平生馬少游也。



# 夫婦

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故天地配以陰陽；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故人生偶以夫婦。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

夫謂妻曰拙荊，又曰內子；妻稱夫曰藁砧，又曰良人。

賀人娶妻，曰榮偕伉儷；留物與妻，曰歸遺細君。

受室卽是娶妻，納寵謂人娶妾。

正妻謂之嫡，眾妾謂之庶。

稱人妻曰尊夫人，稱人妾曰如夫人。

結髮係是初婚，續絃乃是再娶。

婦人重婚曰再醮，男子無偶曰鰥居。

如鼓瑟琴，夫婦好合之謂；琴瑟不調，夫妻反目之詞。

牝雞司晨，比婦人之主事；河東獅吼，譏男子之畏妻。

殺妻求將，吳起何其忍心；蒸梨出妻，曾子善全孝道。

張敞爲妻畫眉，媚態可哂；董氏對夫封髮，貞節堪誇。

冀郤缺夫妻，相敬如賓；陳仲子夫婦，灌園食力。

不棄糟糠，宋弘回光武之語；舉案齊眉，梁鴻配孟光之賢。

蘇蕙織迴文，樂昌分破鏡，是夫婦之生離；

張瞻炊白夢，莊子鼓盆歌，是夫婦之死別。

鮑宣之妻，提甕出汲，雅得順從之道；齊御之妻，窺御激夫，可稱內助之賢。

可怪者買臣之妻，因貧求去，不思覆水難收；可醜者相如之妻，夤夜私奔，但識絲桐有意。

要知身修而後家齊，夫義自然婦順。

夫婦增

〈詩〉稱偕老，〈易〉著家人。

或穿墉以窺賓，或斷機而勸學。

賈大夫之射雉，未足歡娛；百里奚之烹雌，何嫌寂寞？

仍求故劍，宣帝不忘許后於多年；忽著新衣，桓冲頓化成心於一旦。

吳隱之得淑女，奚惜負薪；司馬懿有賢妻，何辭執爨？

募死士以拒敵，誰同楊氏之堅持；提數騎以拔圍，孰比邵姬之勇往？

李益設防妻之計，常撒冷灰；志堅攜送婦之詞，任撩新髮。

苟〈內則〉之無忝，自中饋之稱能。

續增

男女有相感之義，夫婦爲一體之親。婦道宜從柔順，故夫倡卽爲婦隨。夫權亦有範圍，故婦聽由於夫義。樂而不淫，關雎正國風之始；

甘與同夢，鳴雞傳戒旦之詩。前耕後鋤，陶靖節得妻同志；脫鞵易履，程鵬舉因婦成名。汪冷妻抗義辭金，與夫偕隱；沈夫人血書求救，爲夫解圍。夫之義爲扶，婦之義爲服，是古訓之流傳；夫爲監護人，妻爲代理人，是民事之法例\*。莫犯重婚之罪，毋干七出之條。西俗一夫一妻，娶妾有禁；藏俗多夫多婦，惡習宜除。

再訂：互爲監護人，互爲代理人，是民事之法例。

再增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夫也，有君臣之嚴，父子之敬，兄弟之道，朋友之信，理家之度。大哉爲言也！然而匹妃難齊，昏媾多故。犯齋宮者，情難爲婦；疎內閣者，過話如賓。良人何可庸奴，婦翁或遭撻摔。談無說有，龐邱之懼內真癡；捉鼻矜才，太傅之驕人可哂。或迴黃轉綠，早棄糟糠；或舍舊謀新，別營金屋。或羈雌寡鵠，青鐙悲午夜之霜；或別鶴離鸞，紫塞斷經年之夢。貴易交，富易妻，謂是人情；嘉耦妃，怨耦仇，良由天命。自濡歐習，盡謝蹇修。易合者易離，相狎者相謗。歎夫婦之道苦，念仳別之情傷。然后知聖人禮教之防，爲萬世彝倫之正也已。

# 叔姪

曰諸父，曰亞父，皆叔父之輩；曰猶子，曰比兒，俱姪兒之稱。

阿大中郎，道韞雅稱叔父；吾家龍文，楊素比美姪兒。

烏衣諸郎君，江東稱王謝之子弟；吾家千里駒，苻堅羨苻朗爲姪兒。

竹林叔姪之稱，蘭玉子姪之譽。

存姪棄兒，悲伯道之無後；視叔猶父，羨公綽之居官。

盧邁無兒，以姪而主身之後；張範遇賊，以子而代姪之生。

叔姪增

謝密能成佳器，劉孺可號明珠。

或獻泛湖之圖，或稱招隱之寺。

陸家精飯，有損素風；楊氏銅盤，獨逾諸子。

謝安石東山之費，阮仲容北道之貧。

可爲都督，王渾預評猶子之詞；必破吾門，宗炳先料比兒之語。

愚者宜歸蔥肆，賢者得反金刀。

續增

兄弟之子，謂同產子。叔姪之親，卽旁系親。王家叔半生隱德，名士何癡；鄧氏姪三載持喪，伯道無憾。李密陳情，悲無叔伯；任瓌足智，免爲保傭。事叔如事父，施愚山輒肅衣冠。尋叔如尋親，李汝恢不辭跋涉。繼嗣之例，猶子最先；伯叔之喪，服期乃釋\*。

再訂：姪在卑親之列，財產或得旁承；姪居伯叔之喪，期年乃可釋服？

再增

伯言把也，謂家政當把持未上。小也論尊，行次弱小。觀疏受事廣，王沈事昶，名曰叔姪，何殊父子乎？至德秀親乳其姪，湏自生身；公儀請易其兒，誠能動賊。詠物者以郭公爲刺，知幾者獻范蠡之圖。太傅論才，子弟當如蘭玉；中郎年長，季父視若嬰孩。文玉共隱蒼梧，蒙正請封夷簡。至若遣歸蔥肆，未免矯情；命守水碓，未知才俊。蓋懿親易缺，人事多違。有伯叔，則少孤者不患無耶；有子姪，則喪明者不憂無後。此古先哲王彌縫闕憾之苦心，抑吾國孝友睦婣之道也。

# 師生

馬融設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孔子居杏壇，賢人七十，弟子三千。

稱教館曰設帳，又曰振鐸；謙教館曰餽口，又曰舌耕。

師曰西賓，師席曰函丈；學曰家塾，學俸曰束脩。

桃李在公門，稱人弟子之多；苜蓿長闌干，奉師飲食之薄。

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比學生過於先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謂弟子優於師傅。

未得及門，曰宮牆外望；稱得祕授，曰衣鉢真傳。

人稱楊震爲關西夫子，世稱賀循爲當世儒宗。

負笈千里，蘇章從師之殷；立雪程門，游楊敬師之至。

弟子稱師之善教，曰如坐春風之中；學業感師之造成，曰仰沾時雨之化。

師生增

民生在三，師術有四。

執經問義，事若嚴君；鼓篋擔囊，不辭曲士。

史居左，經居右，士得真修；道已南，易已東，人沾教澤。

賜宴月池之上，翼贊堪誇；誦書帷帳之中，烽煙奚避？

〈忠臣錄〉、〈孝子錄〉，綱常互振；經義齋，治事齋，體用兼全。東家之外更無丘，道德由文章炫出；北斗以南應有傑，事功從學術做來。

邊孝先便便大腹，曾見嘲於弟子；韓退之表表高標，宜共仰於吾儒。應生獨舉官銜，豈事先生之禮；李固不矜父爵，乃稱弟子之良。

續增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十聖六賢，尊師不怠。三年一眄，事師獨誠。西河受業，田子方之屬，爲王者師；北面受書，文中子之徒，皆人中傑。尊聞行知，憶龍門之垂誠；講學論性，循鹿洞之遺規。前姚江，後蕺山，學徒稱盛；北孫李，南顧陸，宗派不同。顏習齋力崇實學，剛主從游；江慎修夙號經師，東原就業。橫山門下有詩人，盛傳吳會；隨園弟子多女士，藻繪西湖。古設膠庠，生徒濟濟；今興學校，士子莘莘。

再增

聞之綠圖、尹壽，早爲帝師；齧缺、王倪，竝皆名世。韋表微著授經之譜，柳子厚作師友之箴。鹿洞風觀，宏開講席；鱣堂佳話，預兆真除。道衍河汾，啟興朝之宰輔；探源珠玉，訪人世之師。是以師道立則善人多，蒙養端而學術正。其或鼓琴吹笛，娛講席之春風；休將煎

鱗庖蛙，笑先生之寒素。近世學風污下，師道凌夷。充教授則情比傭書，緬禮經而卑身往教。旁行畫革，教兒姑學鮮卑；夷面烏言，參軍強作蠻語。以故不問沆瀣之風，絕少薪傳之誼。此有心人所爲望古遙集，而慨然興歎也。

# 朋友賓主

取善輔仁，皆資朋友；往來交際，迭爲主賓。

爾我同心，曰金蘭；朋友相資，曰麗澤。

東家曰東主，師傅曰西賓。

父所交遊，尊爲父執；己所共事，謂之同袍。

心志相孚曰莫逆，老幼相交曰忘年。

刎頸交，相如與廉頗；總角好，孫策與周瑜。

膠漆相投，陳重之與雷義；雞黍之約，元伯之與巨卿。

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肝膽相照，斯爲腹心之友；意氣不孚，謂之口頭之交。

彼此不合，謂之參商；爾我相仇，如同冰炭。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落月屋梁，相思顏色；暮雲春樹，相望丰儀。

王陽在位，貢禹彈冠以待薦；杜伯非罪，左儒寧死不徇君。

分首判袂，敘別之辭；擁篲掃門，迎迓之敬。

陸凱折梅逢驛使，聊寄江南一枝春；王維折柳贈行人，遂唱陽關三疊曲。

頻來無忌，乃云入幕之賓；不請自來，謂之不速之客。

醴酒不設，楚王戊待士之意怠；投轄於井，漢陳遵留客之心誠。

蔡邕倒屣以迎賓，周公握髮而待士。

陳蕃器重徐穉，下榻相延；孔子道遇程生，傾蓋而語。

伯牙絕絃失子期，更無知音之輩；管寧割席拒華歆，謂非同志之人。

分金多與，鮑叔獨知管仲之貧；綈袍垂愛，須賈深憐范叔之窘。

要知主賓聯以情，須盡東南之美；朋友合以義，當展切偲之誠。

## 朋友賓主增

仲尼老子，可謂通家；管子鮑叔，可稱知己。

伯桃並糧於共事，甘殞流離；子輿裹飯於同儕，不忘貧賤。

鈴錘道義，向嵇偶鍛於柳中；遊戲文章，元白銜杯於花下。

程普見容於周瑜，若飲醇醪自醉；周舉得親於黃憲，不披綿纈猶溫\*。

貴賤相忘，素犬丹雞定約；死生與共，烏牛白馬盟心。

面前便失人，劉巴不與張飛語；事後方思友，周顛還塵王導悲。

呂安動遐思，千里命尋嵇之駕；子猷懷雅興，三更泛訪戴之舟。

尹敏班彪，豈曰面友；山濤阮籍，是謂神交。

孔融座中常滿，必然有禮招徠；毛仲堂上全無，定是乏才感召。

式飲式食，敢曰無魚；必敬必恭，何嘗叱狗？

韓魏公堂前有士，風流態度，得贈女奴；李文定門下何人，新巧詩聯，乃逢天子。

熊非清渭逢何暮，無任悽愴；客有可人期不來，豈勝慨嘆！

續增

君子之交淡如水。同心之言臭如蘭。青松示盟，白水旌信。願爲東道主，供行李之往來；同傾北海樽，喜賓朋之雜沓。孟嘗慢客，馮鋏常彈；公瑾乞糧，魯困慨贈。范巨卿白馬奔喪，不忘死友；戴弘正金蘭訂簿，幸得良朋。龍門開宴，相邀不外知交；虎阜飛觴，勝會無非遺侶。踏月屢敲門，造訪免行賓主禮；重城休上鑰，過從恆爲竟夕談。是皆聲氣應求，聯爲益友；豈其酒食游戲，比之匪人。

再增

詩注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原夫易衣改席，禮遇名流；異苔同岑，情深雅故。尹班相厚，毛薛訂交。把臂張堪，識朱暉於一面；分甃韓億，重若谷於平生。所由契誼雲霞，不取市交之滷合；傾心杵臼，詎同熱客之趨炎。無如驥附鴻歸，財盡交，或難擬夫青桂，或結恨於黃門。是以朱穆著絕交之論，嵇康有絕交之書。言念谷風，啞其笑矣。至若吹笙鼓瑟，賢主嘉賓，鳥飛魚泳之忻，珠履玳簪之雅集。見門下有如此客，司馬矜誇；問漢高爲何如人，龍圖自喜。莫謂樓高百尺，視客如無；須知錐處三年，脫穎而出。

# 婚姻

良緣由夙締，佳偶自天成。

蹇修與柯人，皆是媒妁之號；冰人與掌判，悉是傳言之人。

禮須六禮之周，好合二姓之好。

女嫁曰于歸，男婚曰完娶。

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同姓不婚，周禮則然。

女家受聘禮，謂之許纓；新婦謁祖先，謂之廟見。

文定納采，皆爲行聘之名；女嫁男婚，謂了向平之願。

聘儀曰雁幣，卜妻曰鳳占。

成婚之日曰星期，傳命之人曰月老。

下采卽是納幣，合卺係是交杯。

執巾櫛，奉箕箒，皆女家自謙之詞；嫺姆訓，習〈內則〉，皆男家稱女之說。

綠窗是貧女之室，紅樓是富女之居。

桃夭謂婚姻之及時，標梅謂婚期之已過。

御溝題葉，於佑始得宮娥；繡幕牽絲，元振幸獲美女。

漢武對\*景帝論婦，欲將金屋貯嬌；韋固與月老論婚，始知赤繩繫足。

（一本訛作與。對，應答也。漢武對父所問。）

朱陳一村而結好，秦晉兩國以成婚。

藍田種玉，伯雍之緣\*；寶窗選婿，林甫之女。（一本訛爲雍伯）

架鵲橋以渡河，牛女相會；射雀屏而中目，唐高得妻。

至若禮重親迎，所以正人倫之始；〈詩〉首好逑，所以崇王化之原。

婚姻增

魚水合歡，情何欵密；絲蘿有託，意甚綢繆。

牽烏羊以爲禮，自是古風；選碧鸛以成婚，正爲佳匹。

因親作配，溫嶠曾下鏡臺；從簡去華，仲淹欲焚羅帳。

劉景擇婚杜廣，廢卒何慚；摯恂定配馬融，門徒有幸。

義重恩深，楚女因婚報德；情孚意契，漢君指腹聯姻。

貧乏匱儀，吳隱之婢賣犬；婿皆賢士，叔元\*之女乘龍。（原訛作元叔。）

俊逸裴航，藍橋搗殘玉杵；風流蕭史，秦樓吹徹瓊簫。

續增

男子三十壯有室。女子許嫁笄而字。用儷皮以爲禮，持束帛以納徵。

親迎有俟著之儀，于歸有結縭之訓。三星在戶，幸見良人。六轡如

琴，欣來碩女。盧狀頭好句如仙，妝催鸞鳳；葉才子因詩得耦，情重

鴛鴦。玉堂春早，史貽直歸娶成圖；古硯緣深，張問陶續姻誌喜。兩



世緣似涉荒唐，自由婚終非正道。文明結婚，業已盛行；割襟爲親，有干例禁\*。外姻雖得相攸，尊卑毋紊；成婚不宜過早，中外從同。再訂：兩世緣似涉荒唐，自由婚亦須媒證。割襟爲親，有干例禁。締婚以詐，應處徒刑。

再增

媒氏掌自周官，仲春令會男女。玉臺青管，仙郎真蓮幕之才；香草金錢，嘉禮雜蒲葦之飾。檳榔滿案，傳異俗於哥羅；薄餅相嘲，笑聯姻於趙氏。崔休爲子姪娶婦，使姊妹聯肩；郭逸爲諸女求婚，選弟兄爲壻。憐才每因詩句，接脚乃笑夫。須知同姓不蕃，毋謂異源可娶。自禮法中廢，薄俗浸淫。相逢卽詠靡燕，原無媒妁；携手載賡蘭芍，邂逅清塵。始知結施聲，古制之防終有益；莫使將比素，故人之好不如新也。

# 女子

男子稟乾之剛，女子配坤之順。

賢后稱女中堯舜，烈女稱女中丈夫。

曰閨秀，曰淑媛，皆稱賢女；曰閨範，曰懿德，竝美佳人。

婦主中饋，烹治飲食之名；女子歸寧，回家省親之謂。

何謂三從？從父、從夫、從子；

何謂四德？婦德、婦言、婦工、婦容。

周家母儀，太王有周姜，王季有太妊，文王有太姒；

三代亡國，夏桀以妹喜，商紂以妲己，周幽以褒姒。

蘭蕙質，柳絮才，皆女人之美譽；冰雪心，柏舟操，悉孀婦之清聲。

女貌嬌嬈，謂之尤物；婦容嫵媚，實可傾城。

潘妃步，朵朵蓮花；小蠻腰，纖纖楊柳。

張麗華髮光可鑑，吳絳仙秀色可餐。

麗娟氣馥如蘭，呵處結成香霧；太真淚紅於血，滴時更結紅冰。

孟光力大，石臼可擎；飛燕身輕，掌上可舞。

至若緹縈上書而救父，盧氏冒刃而衛姑，此女之孝者；

侃母截髮以延賓，村媪殺雞而謝客，此女之賢者；

韓玖英恐賊穢而自投於穢\*，陳仲妻恐殞德而寧隕於崖，此女之烈者；

（應爲崔繪妻）

王凝妻被牽，斷臂投地，曹令女誓志，引刀割鼻，此女之節者；

曹大家續完〈漢〉帙，徐惠妃援筆成文，此女之才者；

戴女之練裳竹笥，孟光之荊釵布裙，此女之貧者；

柳氏禿妃之髮，郭氏絕夫之嗣，此女之妒者；

賈女偷韓壽之香，齊女致祆廟\*之毀，此女之淫者；（一本訛作祆）

東施效顰而可厭，無鹽刻畫以難堪，此女之醜者。

自古貞淫各異，人生妍醜不齊。

是故生菩薩、九子母、鳩盤荼，謂婦態之變更可畏；

錢樹子、一點紅、無廉恥，謂青樓之妓女殊名。

此固不列於人羣，亦可附之以博笑。

女子增

蔡女詠吟，曾傳笳譜；薛姬裁製，雅號鍼神。

蛾眉隊裏狀元，崇嘏文章洒洒；紅粉班中博士，蘭英才思翩翩。

城號夫人，牢不可破；軍稱娘子，銳而莫摧。

是誰佳冶唾如花，趙家飛燕；若個娉婷顏似玉，秦氏文鸞。

徐賢妃卻天子召，露沁新詩；謝道韞解小郎圍，風生雄辨。

人說驪姬專國色，我云薛女是香珠。

慧姬振鐸爲嚴傅，頗稱巾幗先生；老婦吹簾當健兒，須謂裙釵將士。  
看舞劍而工書字，必是心靈；聽彈琴而辨絕絃，無非性敏。  
愛慾海，未可沉埋男子軀；溫柔鄉，豈應老葬君王骨。  
還訝桃葉女，橫波眼最好；更思孫壽娥，墮馬髻偏妍。  
李子豪雄，紅拂頓生敲戶念；寇公費用，蓓桃應有惜縑心。  
詩人老去鶯鶯在，情意綢繆；公子歸來燕燕忙，私惊欸洽。  
端端體態果然端，皎皎姿容何等皎。  
語言偷鸚鵡之舌，聲律動人；文章炫鳳凰之毛，英華絕俗。  
可謂笑時花近眼，每看舞罷錦纏頭。

#### 續增

黃唐虞夏，由母發祥；姚姒姬姜，因女得姓。莫謂無才便是德，須知有女足興家。漆室女倚柱長吟，有心憂國；北宮女撤瑱不嫁，矢志養親。敢搯虎頭，楊香奮身以救父；獨叩馬首，楊姬涕泣而訴冤。荀灌突圍，十三歲乞援卻敵；木蘭代戍，十二年裹甲從軍。趙娥盡孝，袖劍刺仇；謝女善謀，託傭誅盜。服戎裝而執鼓桴，梁夫人躬親督戰；謝裙釵而晉冠帶，秦良玉功足封侯。沈隱隱節烈可風，錢瑟瑟賢明有禮。爲國殺賊，則有費宮人，代主充邊，則有李家婢。伯商仲商，時稱越秀。德蓉德蕙，輝映祁家。靈璧旌徽，大婦次婦成雙烈；軒亭流血，秋雨秋風愁煞人。女校應知取法，女史固已揚芬。

#### 再增

夫女教之興，由來尙矣。昔荀爽作女誡，程曉撰女典，修女則者長孫，續女訓者韋氏，所以明陰柔之誼，嚴內外之防，垂法戒而表姆儀也。故德言容功，著於婚義；籩豆菹醢，尤重女貞。是以孝女、貞女、烈女，史冊流芳；賢母、節母、慈母，宗婣共譽。伊古來揚彤管之燈，表冰雪之操，成鄒母之徽音，媿敬姜之懿範者，何更僕數哉！今者學校如林，女權超越，比披香之博士，比校士之昭容。或才名不亞女官，或仕進將稱閣老，或志切請纓，或能高磨盾。效繡旗之女將，並錦繡之夫人，俱學雄飛，不輸豹變。從此祥徵玉勝，不重生男；所由妙語金鑾，獨憐嬌女也。

# 外戚

帝女乃公侯主婚，故有公主之稱；帝婿非正駕之車，乃是駙馬之職。郡主縣君，皆宗女之謂；儀賓國賓，皆宗婿之稱。

舊好曰通家，好親曰懿戚。

冰清玉潤，丈人女婿同榮；泰水泰山，岳母岳父兩號。

新婿曰嬌客，貴婿曰乘龍。

贅婿曰館甥，賢婿曰快婿。凡屬東牀，俱稱半子。

女子號門楣，唐貴妃有光於父母；外甥稱宅相，晉魏舒期報於母家。共敘舊姻，曰原有瓜葛之親；自謙劣戚，曰忝在葭莩之末。

大喬小喬，皆姨夫之號；連襟連袂，亦姨夫之稱。

蒹葭依玉樹，自謙借戚屬之光；蔦蘿施喬松，自幸得依附之所。

## 外戚增

盧李之親，蘇程之戚。

王茂弘呼何充以麈尾，楊沙哥引崔嫂以油幢。

林宗貸錢，寧以貧窮爲病；彥達分秩，不將富貴自私。

直卿果重親情，相邀會食；潘岳能敦戚誼，每令彈琴。

王通\*執內弟之喪，行冲稱外家之寶。（一本作中子）

騎驢以追胡婢，仲容不顧居喪；披扇而笑老奴，溫嶠自爲媒灼。

介婦豕婦，不敢並行；先生後生，原爲同出。

智能散寶，爲姪棄軍；兆卜張弧，因姬遣嫁。

聶政非無賢姊，屈平亦有女嬃。

莫嫌蕭氏之姻，宜學郝家之法。

## 續增

爾雅有母黨妻黨之分，服制有外親妻親之別。母之昆弟爲舅，其姊妹爲姨；妻之婦爲外舅，其母爲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迭爲婚姻，乃稱昏媾；屬在中表，最見情親。謝子行同乃父，何世無渭陽情；韋郎職代婦翁，豈真作溝中瘠。王筠風韻，絕類袁公；李繪端凝，奚慚宅相。見舅不忘母，源子恭刮目相看。奉姨若所生，何叔度推情致敬。李氏女郎多貴婿，劉家妹婿盡才郎。范慕希義全貞女，不愧中親；郝雛玉幸嫁呂甥，毋忘若母。

## 再增

外戚之名，見於史記，蓋指椒房貴戚，非謂庶姓懿親也。故郭況謙恭，不干朝政，或諫封外家。豈若西京七族皆貴，王氏三世據權，致禍延戚里，權，頃縣官也哉！庶人之親，根於倫紀。六親三黨，推孝友之忱；美玉明珠，篤舊恩之好。黃、鄭情鍾夫外氏，郝、王雅契於高樓，重親戚而厚民風，誠可佩也。豈若陳平丘嫂，誚叔食糠；王澄

小郎，因婢受杖。見二謝則傾倒筐匣，勝流有薄俗之風；笑劉郎消食檳榔，寒峻遭外家之戲。所以世情澆薄，人意溫涼，使望古者慨然興歎也。

# 老幼壽誕

不凡之子，必異其生；大德之人，必得其壽。  
稱人生日，曰初度之辰；賀人逢旬，曰生申令旦。  
三朝洗兒，曰湯餅之會；周歲試周，曰晬盤之期。  
男生辰曰懸弧令旦，女生辰曰設帨佳辰。  
賀人生子，曰嵩嶽降神；自謙生女，曰緩急非益。  
生子曰弄璋，生女曰弄瓦。  
夢熊夢羆，男子之兆；夢虺夢蛇，女子之祥。  
夢蘭叶（丁一廿）吉，鄭文公妾生穆公之奇；英物稱奇，溫嶠聞聲知桓公之異。  
姜嫄生稷，履大人之跡而有娠；簡狄生契，吞玄鳥之卵而叶孕。  
麟吐玉書，天生孔子之瑞；玉燕投懷，夢孕張說之奇。  
弗陵太子，懷胎十四月而始生；老子道君，在孕八十一年而始誕。  
晚年生子，謂之老蚌生珠；暮歲登科，正是龍頭屬老。  
賀男壽曰南極星輝，賀女壽曰中天婺煥。  
松柏節操，美其壽元之耐久；桑榆晚景，自謙老景之無多。  
矍鑠稱人康健，瞶眊自謙衰頹。  
黃髮兒齒，有壽之徵；龍鍾潦倒，年高之狀。  
日月逾邁，徒自傷悲；春秋幾何，問人壽算。  
稱少年曰春秋鼎盛，羨高年曰齒德俱尊。  
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  
在世百年，那有三萬六千日之樂。  
百歲曰上壽，八十曰中壽，六十曰下壽；  
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百歲曰期頤。  
童子十歲就外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  
老者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後生固爲可畏，而高年尤是當尊。  
老壽幼誕增  
漫道豫章之小，已具樑棟之觀。  
項橐童牙作師，卻知學富；甘羅孱口爲相，勿論年雛。  
列俎豆而習禮儀，孟氏沖年乃爾；執干戈以衛社稷，汪錡小子能然。  
寇公七歲詠山，已卜具瞻氣象；司馬五齡擊甕，卽占拯溺才猷。  
步處敏於詩，我道公權過子建；坐間言自別，人稱謝尙是顏回。  
勿謂盧家兒，案上翻殘墨汁；尙嘉羊氏子，桑中探出金環。  
畝丘人問年不少，絳縣老歷甲何多。  
函谷跨牛，李耳演道德五千之祕；渭川躍鯉，子牙釣乾坤八百之秋。

是誰運動老陽，生子卻無日影；若個學成玄法，燒丹賸有霞光。  
榮啓期能擴襟懷，行歌樂土；疏太傅乞歸骸骨，飲餞都門。  
獬豸侵周，方叔邁年奏三捷；先零叛漢，充國頽齡請一行。  
李百藥才新而齒則宿；盧蒲嫫髮短而心甚長。

續增

洪範五福莫如壽，男子八歲則爲齠。樂易者壽常長，秀徹者神自異。  
帝世有華封之祝，多福多壽多男；王制有養老之經，於鄉於國於學。  
林類百歲，拾穗行歌；孔融四齡，讓梨知法。天錫汾陽王，大富貴亦  
壽考；人推江夏童，精道術能文章。白香山七旬致仕，九老成圖。齊  
榮顯九歲知兵，千戶代任。唐制有童子科，清室有千叟宴。薄滋味，  
少愠怒，丁總管果得壽徵；曉文義，解音聲，張幼孫驟邀寵錫。湘中  
一奇老，再慶古稀；朱氏兩神童，允推雙玉。壽康者半由人事，幼慧  
者悉本天成。

再增

昔閩邱願賜，上壽爲先；廣成學仙，長生是葆。壽名位貨，芸生以是  
常勞；壽富康寧，考終原於好德。摩挲銅狄，飄飄紫府之仙；莫笑龍  
鍾，冉冉津橋之老。張叔和養生四印，何用金丹；劉希夷行樂三春，  
自傷華髮。邱園養素，先生宜號中庸；帶索行歌，啟期自鳴三樂。此  
皆得天獨厚，抑或榮養有方者也。幼慧之人，多由宿命。或能說三  
生，或未忘前世。識之無於襁褓，爛詩句於方孩。一覽無忘，五行俱  
下。許恭甫生有食牛之氣，張廷尉早傳効鼠之文。楊柳依依，戲改子  
山之賦。非尼父不識顏回，謝尙意殊兀傲；謂先君曾交李耳，孔融語  
亦恢奇。凡茲穎悟天成，總由宿根未昧。在釋氏謂未嘗隔陰，而儒家  
以爲生有日來也。

# 身體

百體非血肉之軀，五官有貴賤之別。  
堯眉分八彩，舜目有重瞳。  
耳有三漏，大禹之奇形；臂有四肘，成湯之異體。  
文王龍顏而虎眉，漢高斗胸而隆準。  
孔子之頂若圩，文王之胸四乳。  
周公反握，作興周之相；重耳駢脅，爲霸晉之君。  
此皆古聖之英姿，不凡之貴品。  
至若髮膚不敢毀傷，曾子\*常以守身爲大；待人須當量大，師德貴於唾面自乾。（應爲孟子）  
讒口中傷，金可鑠而骨可銷；虐政誅求，敲其膚而吸其髓。  
受人牽制曰掣肘，不知羞愧曰厚顏。  
好生議論，曰搖脣鼓舌；共話衷腸，曰促膝談心。  
怒髮衝冠，藺相如之英氣勃勃；炙手可熱，唐崔鉉之貴勢炎炎。  
貌雖瘦而天下肥，唐玄宗之自謂；口有蜜而腹有劍，李林甫之爲人。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周靈王初生便有鬚。  
來俊臣注醋於囚鼻，法外行凶；嚴子陵加足於帝腹，忘其尊貴。  
久不屈茲膝，郭子儀尊居宰相；不爲米折腰，陶淵明不拜吏胥。  
斷送老頭皮，楊璞得妻送之詩；新剝雞頭肉，明皇愛貴妃之乳。  
纖指如春筍，媚眼若秋波。  
肩曰玉樓，眼名銀海；淚曰玉筋，頂曰珠庭。  
歇擔曰息肩，不服曰彊項。  
丁謂與人拂鬚，何其諂也；彭樂截腸決戰，不亦勇乎。  
剜肉醫瘡，權濟目前之急；傷胸捫足，計安眾士之心。  
漢張良躡足附耳，東方朔洗髓伐毛。  
尹繼倫，契丹稱爲黑面大王；傅堯俞，宋后稱爲金玉君子。  
土木形骸，不自妝飾；鐵石心腸，秉性堅剛。  
敘會晤曰得挹芝眉，敘契闊曰久違顏範。  
請女客曰奉迓金蓮，邀親友曰敢攀玉趾。  
侏儒謂人身矮，魁梧稱人貌奇。  
龍章鳳姿，廊廟之彥；麀頭鼠目，草野之夫。  
恐懼過甚，曰畏首畏尾；感佩不忘，曰刻骨銘心。  
貌醜曰不颺，貌美曰冠玉。  
足跛曰蹠跚，耳聾曰重聽。  
期期艾艾，口訥之稱；喋喋便便，言多之狀。  
可嘉者小心翼翼，可鄙者大言不慚。



腰細曰柳腰，身小曰雞肋。

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譏人不決，曰鼠首僨事。

口中雌黃，言事而多改移；皮裏春秋，心中自有褒貶。

脣亡齒寒，謂彼此之失依；足上首下，謂尊卑之顛倒。

所爲得意，曰吐氣揚眉；待人誠心，曰推心置腹。

心慌曰靈臺亂，醉倒曰玉山頽。

睡曰黑甜，臥曰息偃。

口尚乳臭，謂世人年少無知；三折其肱，謂醫士老成諳練。

西子捧心，愈見增妍；醜婦效顰，弄巧反拙。

慧眼始知道骨，肉眼不識賢人。

婢膝奴顏，諂容可厭；脅肩諂笑，媚態難堪；

忠臣披肝，爲君之藥；婦人長舌，爲\*厲之階。（應作維）

事遂心曰如願，事可愧曰汗顏。

人多言曰饒舌，物堪食曰可口。

澤及枯骨，西伯之深仁；灼艾分痛，宋祖之友愛。

唐太宗爲臣療病，親翦其鬚；顏杲卿罵賊不輟，賊斷其舌。

不較橫逆，曰置之度外；洞悉虜情，曰已入掌中。

馬良有白眉，獨出乎眾；阮籍作青眼，厚待乎人。

咬牙封雍齒，計安眾將之心；含淚斬丁公，法正叛臣之罪。

擲果盈車，潘安仁美姿可愛；投石滿載，張孟陽醜態堪憎。

事之可怪，婦人生鬚；事所駭聞，男人誕子。

求物濟用，謂燃眉之急；悔事無成，曰噬臍何及。

情不相關，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事當探本，如善醫者祇論精神。

無功食祿，謂之尸位素餐；譴劣無能，謂之行尸走肉。

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十手所指，此心安可自欺。

身體增

高臺曰頭，廣宅\*云面。（宜作赤宅）

頓殊於眾，鬚號于思；迴異乎人，指生駢拇。

何平叔面猶傅粉，秦襄公顏若渥丹。

古尚書頭尖如筆，便擅英稱；張太僕腹大如瓠，更垂好譽。

可作生民主，劉曜垂五尺之髯；能爲帝者師，張良掉三寸之舌。

維翰一尺面，宰相奇形；比干七竅心，忠臣異蘊。

英雄當自別，僉曰寇來公鼻息如雷；俊傑卻非凡，始信王濬仲目光若電。

垂肩耳大，劉先主畢竟興王；蓋膽毛深，德謙師自當成佛。

岳公刺背間之字，愈見心忠；英布黥面上之痕，何嫌貌醜。

蘇生正直膝，豈容佞士作枕頭；林蘊精忠項，不使頑奴爲砥石。  
彥回之髯似戟；豈爲亂階；李瞻之膽如升，不虧大節。  
張睢陽鼓烈氣，握拳透爪；魯仲連噴義聲，嚼齒穿齦。\*（張冠李戴。  
余意改爲：卞尙書鼓烈氣，握拳透爪；張睢陽噴義聲，嚼齒穿齦。）  
黨進雖然大腹，非多算之人也；李緯徒有好鬚，不足齒之儉歟！

續增

古謂思想本諸心，今謂靈智原於腦。大腦居小腦之前，脊髓在延髓之下。腦神經，脊神經，分布全體；知覺系，運動系，各有專司。骨骼爲撐拄之幹，肌肉有伸縮之能。外部之作用，五官四肢主之；內部之機關，五臟六腑司之。消化器，呼吸器，循環器，排泄器，相助爲用；多血質，膽汁質，神經質，黏液質，所稟不同。爲健全之身體，斯有健全之精神；欲保衛其身家，必先保衛其軀幹。故教育家恆重體育，而生理學兼及衛生。

再增

夫秀才有三耳之奇，短人長七寸之異。張衡再世，竟是中郎；信國重生，人傳閣部。盛自肥而丁自瘦，王何癡而沈何狂。崔左丞曲曲如鉤，誰信封侯有相；安千秋堂堂虛表，可憐沒字之碑。然軒軒者若舉朝霞，濯濯者如看春柳。祇惜濫膺朱紫，麒麟之假植居多；莫嫌依樣葫蘆，優孟之衣冠如繪。搖頭院日，八風之舞蹈堪羞；鐵肋銅筋，萬里之侯封無命。歎息以皮相馬，世人誰解其真；須知化鷹爲鳩，識者猶憎其目。

# 衣服

冠稱元服，衣曰身章。

曰弁、曰冔、曰冕，皆冠之號；曰履、曰舄、曰屣，悉鞋之名。

上公命服有九錫，士人初冠有三加。

簪纓縉紳，仕宦之稱；章甫縫掖，儒者之服。

布衣卽白丁之謂，青衿乃生員之稱。

葛屨履霜，誚儉嗇之過甚；綠衣黃裏，譏貴賤之失倫。

上服曰衣，下服曰裳；衣前曰襟，衣後曰裾。

敝衣曰襤褸，美服曰華裾。

襁褓乃小兒之衣，弁髦亦小兒之飾。

左衽是夷狄之服，短後是武夫之衣。

尊卑失序，如冠履倒置；富貴不歸，如錦衣夜行。

狐裘三十年，儉稱晏子；錦幃四十里，富羨石崇。

孟嘗君珠履三千客，牛僧孺金釵十二行。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綺羅之輩，非養蠶之人。

貴者重裯疊褥，貧者短褐不完。

卜子夏甚貧，鶉衣百結；公孫弘甚儉，布被十年。

南州冠冕，德操稱龐統之邁眾；三河領袖，崔浩羨裴駿之超羣。

虞舜制衣裳，所以命有德；昭侯藏敝袴，所以待有功。

唐文宗袖經三浣，晉文公衣不重裘。

衣履不敝，不肯更爲，世稱堯帝；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婦勸桓沖。

王氏之眉貼花鈿，被韋固之劍所刺；貴妃之乳服訶子，爲祿山之爪所傷。

姜氏翁和，兄弟每宵同大被；王章未遇，夫妻寒夜臥牛衣。

緩帶輕裘，羊叔子乃斯文主將；葛巾野服，陶淵明真陸地神仙。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縕袍不恥，志獨超歟。

衣服增

製豸作法冠，裁荷爲隱服。

王喬屬仙令，舄飛天外之舄；李后是嬌姝，釵化宮中之燕。

肌生銀粟，是誰寒贈紫駝尼；肩聳玉樓，有客煖捐紅衲襖。

精忠膺主眷，狄仁傑披金字之袍；陰德有天知，裴晉公還紋犀之帶。

軍中狐帽，沈慶之鎮壓貔貅；灘上羊裘，嚴子陵傲睨軒冕。

通天帶，頓輸嚴續之姬；鸛鷖裘，爲貫相如之酒。

高人能潔己，飄飄掛神武之冠；樂士\*共摩肩，濟濟看馬嵬之襪。（一本訛作樂士。）

晉懷以青衣行酒，事醜萬年；光武以赤幘起兵，名芳千古。

有女遺王濛之新帽，誰人換季子之敝裘。

韋綬寢覆纈袍，榮施若此；祭遵貧衣布袴，廉潔何如。

晉君不忍浣征袍，留彼嵇侍中之血；唐士未須裁道服，重他張孝子之縑。

漢王製竹籜之冠，威儀自別；閔子衣蘆花之絮，孝行純全。

續增

禮制更新，服色易舊。冠服有大禮常禮之殊，品料有絲織毛織之異。吉服自古尚玄，今仍黑色；周身得加繡飾，但屬紅妝。王公官吏，章服不同\*；警察學生，制服有別。布帛足以保體溫，而禦寒之衣，以毛布綿布爲最勝；顏色有關光熱，故當暑之服，以灰色白色爲較良。衣毋求美，要以清潔爲宜；服毋趨時，總以適身爲度。彭剛直儉德可風，雖貴顯仍安韋布；朱柏廬治家有訓，卽婦女亦戒豔妝。

再訂：禮服有新章，曰褂曰袍曰鞋帽；織品有數種，用絲用毛用棉麻。褂宜黑色，袍宜藍色，是男服之常規；短衣加裙，長衣免裙，是女服之特例。文官武職，章服不同

再增：

三世方知被服，六銖本屬天人。襴衫謂絕褻端，襦褐制皆短服。一命黃，再命黑，以采色判恩榮；三品紫，五品緋，因令文爲高下。裘服亦爲婦飾，宮嬪或學男兒。鄭子取不衷之災，鷓冠表異；相如操傭保之業，犢鼻當爐。風歎布衾之似鐵，流蘇永夜；誇錦帳之如烟，自漲海歸帆。白民通譯，薔薇滴露。衣留經歲之香，碧樹歐絲；人似春蠶再起，花冠雉尾。翻海國之新妝，金齒蠻鞞；尙歐風之短後，今世服色之殊。蓋非舊制所能一矣。

# 卷三

# 人事

〈大學〉首重夫明新，小子莫先於應對。  
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貴有章。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  
閣下、足下，並稱人之辭；不佞、鰕生，皆自謙之語。  
恕罪曰寬宥，惶恐曰主臣。  
大春元、大殿選、大會狀，舉人之稱不一；大秋元、大經元、大三元，士人之譽多殊。  
大掾史，推美吏員；大柱石，尊稱鄉宦。  
賀入學曰雲程發軔，賀新冠曰元服加榮。  
賀人榮歸，謂之錦旋；作商得財，謂之捆載。  
謙送禮曰獻芹，不受饋曰反璧。  
謝人厚禮曰厚貺，自謙禮薄曰菲儀。  
送行之禮，謂之贐儀；拜見之貲，名曰贄敬。  
賀壽儀曰祝敬，弔死禮曰奠儀。  
請人遠歸曰洗塵，攜酒送行曰祖餞。  
犒僕夫，謂之旌使；演戲文，謂之俳優。  
謝人寄書，曰辱承華翰；謝人致問，曰多蒙寄聲；  
望人寄信，曰早賜玉音；謝人許物，曰已蒙金諾。  
具名帖，曰投刺；發書函，曰開緘。  
思慕久曰極切瞻韓，想望殷曰久懷慕藺。  
相識未真，曰半面之識；不期而會，曰邂逅之緣。  
登龍門，得參名士；瞻山斗，仰望高賢。  
一日三秋，言思慕之甚切；渴塵萬斛，言想望之久殷。  
睽違教命，乃云鄙吝復萌；來往無憑，則曰萍蹤靡定。  
虞舜慕唐堯，見堯於羹，見堯於牆；門人學孔聖，孔步亦步，孔趨亦趨。  
曾經會晤，曰向獲承顏接辭；謝人指教，曰深蒙耳提面命。  
求人涵容，曰望包荒；求人吹噓，曰望汲引。  
求人薦引，曰幸爲先容；求人改文，曰望賜郢斲。  
借重鼎言，是託人言事；望移玉趾，是浼人親行。  
多蒙推轂，謝人引薦之辭；望作領袖，託人倡首之說。  
言辭不爽，謂之金石語；鄉黨公論，謂之月旦評。  
逢人說項斯，表揚善行；名下無虛士，果是賢人。  
黨惡爲非，曰朋奸；盡財賭博，曰孤注。  
徒了事，曰但求塞責；戒明察，曰不必苛求。

方命是逆人之言，執拗是執己之性。

曰覬覦、曰睥睨，總是私心之窺望；曰恹恹、曰旁午，皆言人事之紛紜。

小過必察，謂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謂之落井下石。

欲心難厭如溪壑，財物易盡若漏卮。

望開茅塞，是求人之教導；多蒙藥石，是謝人之箴規。

芳規芳躅，皆善行之可慕；格言至言，悉嘉言之可聽。

無言曰緘默，息怒曰霽威。

包拯寡色笑，人比其笑爲黃河清；商鞅最兇殘，常見論囚而渭水赤。

仇深曰切齒，人笑曰解頤。

人微笑曰莞爾，掩口笑曰胡盧。

大笑曰絕倒，眾笑曰鬪堂。

留位待賢，謂之虛左；官僚共署，謂之同寅。

人失信曰爽約，又曰食言；人忘誓曰寒盟，又曰反汗。

銘心鏤骨，感德難忘；結草銜環，知恩必報。

自惹其災，謂之解衣抱火；幸離其害，真如脫網就淵。

兩不相入，謂之柄鑿；兩不相投，謂之冰炭。

彼此不合曰齟齬，欲進不前曰趑趄。

落落不合之詞，區區自謙之語。

竣者作事已畢之謂，釀者斂財飲酒之名。

贊襄其事，謂之玉成；分裂難完，謂之瓦解。

事有低昂曰軒輊，力相上下曰頡頏。

憑空起事曰作俑，仍前踵弊曰效尤。手口共作曰拮据，不暇修容曰鞅掌。

手足竝行曰匍匐，俯首而思曰低徊。

明珠投暗，大屈才能；入室操戈，自相魚肉。

求教於愚人，是問道於盲；枉道以干主，是銜玉求售。

智謀之士，所見略同；仁人之言，其利甚溥。

班門弄斧，不知分量；岑樓齊末，不識高卑。

勢延莫遏，謂之滋蔓難圖；包藏禍心，謂之人心叵測。

作舍道傍，議論多而難成；一國三公，權柄分而不一。

事有奇緣，曰三生有幸；事皆拂意，曰一事無成。

酒色是耽，如以雙斧伐孤樹；力量不勝，如以寸膠澄黃河。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魏徵之對太宗；眾怒難犯，專欲難成，此子產之諷子孔。

欲逞所長，謂之心煩技癢；絕無情慾，謂之槁木死灰。

座上有江南，語言須謹；往來無白丁，交接皆賢。

將近好處，曰漸入佳境；無端倨傲，曰旁若無人。  
借事寬役曰告假，將錢囑託曰資緣。  
事有大利，曰奇貨可居；事宜鑒前，曰覆車當戒。  
外彼爲此，曰左袒；處事兩可，曰模稜。  
敵甚易摧，曰發蒙振落；志在必勝，曰破釜沈舟。  
曲突徙薪無恩澤，不念豫防之力大；焦頭爛額爲上客，徒知救急之功宏。  
賊人曰梁上君子，強梗曰化外頑民。  
木屑竹頭，皆爲有用之物；牛溲馬勃，可備藥石之資。  
五經掃地，祝欽明自褻斯文；一木撐天，晉王敦未可擅動。  
題鳳題午，譏友譏親之隱詞；破麥破梨，見夫見子之奇夢。  
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諾千金，人服其信。  
岳飛背涅盡忠報國，楊震惟以清白傳家。  
下強上弱，曰尾大不掉；上權下奪，曰太阿倒持。  
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受命之主，不獨創業難，守成亦不易。  
生平所爲，皆可對人言，司馬光之自信；運用之妙，惟存乎一心，岳武穆之論兵。  
不修邊幅，謂人不飾儀容；不立崖岸，謂人天性和樂。  
蕞爾、么麼，言其甚小；鹵莽、滅裂，言其不精。  
誤處皆緣不學，強作乃成自然。  
求事速成曰躐等，過於禮貌曰足恭。  
假忠厚者謂之鄉愿，出人羣者謂之巨擘。  
孟浪由於輕浮，精詳出於暇豫。  
爲善則流芳百世，爲惡則遺臭萬年。  
過多曰稔惡，罪滿曰貫盈。  
嘗見冶容誨淫，須知慢藏誨盜。  
管中窺豹，所見不多；坐井觀天，知識不廣。  
無勢可乘，英雄無用武之地。有道則見，君子有展采之思。  
求名利達，曰捷足先得；慰士遲滯，曰大器晚成。  
不知通變，曰徒讀父書；自作聰明，曰徒執己見。  
淺見曰膚見，俗言曰俚言。  
識時務者爲俊傑，昧先幾者非明哲。  
村夫不識一丁，愚者豈無一得。  
拔去一丁，謂除一害；又生一秦，是增一仇。  
戒輕言，曰恐屬垣有耳；戒輕敵，曰無謂秦無人。  
同惡相幫，謂之助桀爲虐；貪心無厭，謂之得隴望蜀。



當知器滿則傾，須知物極必反。

喜嬉戲名爲好弄，好笑謔謂之詼諧。

讒口交加，市中可信有虎；眾奸鼓釁，聚蚊可以成雷。

萋斐成錦，謂譖人之釀禍；含沙射影，言鬼蜮之害人。

鍼砭所以治病，鳩毒必至殺人。

李義府陰柔害物，人謂之笑裏藏刀；李林甫奸詭諂人，世謂之口蜜腹劍。

代人作事，曰代庖；與人設謀，曰借箸。

見事極真，曰明若觀火；對敵易勝，曰勢若摧枯。

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廉頗\*先國難而後私仇。（應爲相如）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宋太祖之語；一統之世，真是胡越一家，唐太宗之時。

至若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

中宗親爲點籌於韋后，穢播千秋；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醜遺萬代。

非類相從，不如鶉鵲；父子同牝，謂之聚麀。

以下淫上謂之烝，野合姦倫謂之亂。

從來淑慝殊途，惟在後人法戒；斯世清濁異品，全賴吾輩激揚。

人事增

休休莫莫，禁止之詞；袞袞匆匆\*，倉皇之義。（袞袞非倉皇之意也，余意當以急急或促促替之。）

暫爲寄足，有似鷓鴣一枝；巧於營身，還如狡兔三窟。

放梟囚鳳，虐仁縱暴奚爲；用蚓投魚，得重棄輕應爾。

燭火雖無大明之耀，鉛刀竟有一割之能。

淮南一老不就聘，高尚可欽；魯國兩生不肯行，清操足式。

一株竹，先兆應舉皆榮；兩尾牛，預識行兵有失。

樂羊子功績未成，謗書滿篋；郭林宗聲名最重，謁刺盈車。

黠狗行兇，難免呆卿之罵；鳩媒肆毒，已生屈子之悲。

人有一天，我有二天，便見大恩之愛戴；河潤百里，海潤千里，乃爲渥澤之沾濡。

退我一步行，固云安樂法；道人三箇好，尤見喜歡緣。

藉一葉之濃陰，可資覆蔭；擴萬間之巨庇，盡屬帡幪。

撾三折，編三絕，書三滅，好學十分；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相思一樣。

續增

行已立身，務持大體；待人接物，應協時宜。視聽言動準諸禮，忠信篤敬反諸身。蠹眾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故先事貴在豫防；近火方知

熱，履冰乃知寒，故臨事尤宜戒慎。名譽重於生命，自由基於法律。愛國即是愛身，故曰爲國自愛；公德原於私德，故曰由私及公。鞠躬所以表敬，脫帽亦足示恭。貪利忘害，譬諸螳螂捕蟬；嫉惡如讎，譬諸鷹鷂逐雀。勤儉家之本，廉恥國之維。樹業建功，莫非人傑；因人成事，悉屬庸奴。

再增

與接爲構，世事繁焉；品彙分殊，物態生焉。是故陽舒陰慘，賦性多偏；外寬內深，僉王難信。管闚天而錐指地，笑察小之無能；履忘足而帶忘腰，言物化者自適。馬蹄秋水，至人則象外忘機；鵬背青天，養氣者中積厚。世風日薄，至道澆醜。羸雜薰蕕，恨十年猶有臭；濁清涇渭，知兩派之攸分。尅核生不肖之心，壘塊澆胸中之酒。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名士殊科；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高人有自。畏豺狼之當道，歎鬼蜮之傷人。糠粃在前，沙礫在後，寔王、范之相輕；山濤以下，魏舒以上，識汝南爲令器。總之，世事推遷，人情變幻。浮雲蒼狗，每看朝市之移；風雨鳴雞，不改平生之素而已。

# 飲食

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羹藜含糗，難語太牢之滋。  
御食曰珍饈，白米曰玉粒。  
好酒曰青州從事，次酒曰平原督郵。  
魯酒、茅柴，皆爲薄酒；龍團、雀舌，盡是香茗。  
待人禮衰，曰醴酒不設；款客甚薄，曰脫粟相留。  
竹葉青、狀元紅，俱爲美酒；葡萄綠、珍珠紅，悉是香醪。  
五斗解醒，劉伶獨溺於酒；兩腋生風，盧仝偏嗜乎茶。  
茶曰酪奴，又曰瑞草；米曰白粲，又曰長腰。  
太羹玄酒，亦可薦馨；塵飯塗羹，焉能充餓。  
酒係杜康所造，腐乃淮南所爲。  
僧謂魚曰水梭花，僧謂雞曰穿籬菜。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  
羔酒自勞，田家之樂；含哺鼓腹，盛世之風。  
人貪食曰徒餽餒，食不敬曰嗟來食。  
多食不厭，謂之饕餮之徒；見食垂涎，謂有欲炙之色。  
未獲同食，曰向隅；謝人賜食，曰飽德。  
安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  
飲食貧難，曰半菽不飽；厚恩圖報，曰每飯不忘。  
謝擾人曰兵廚之擾，謙待薄曰草具之陳。  
白飯青葛，待僕馬之厚；炊金爨玉，謝款客之隆。  
家貧待客，但知抹月披風；冬月邀賓，乃曰敲冰煮茗。  
君側元臣，若作酒醴之麴蘖；朝中冢宰，若作和羹之鹽梅。  
宰肉甚均，陳平見重於父老；戛羹示盡，邱嫂心厭乎漢高。  
畢卓爲吏部而盜酒，逸興太豪；越王愛士卒而投醪，戰氣百倍。  
懲羹吹虀，謂人懲前警後；酒囊飯袋，謂人少學多餐。  
隱逸之士，漱石枕流；沈湎之夫，藉糟枕麴。  
昏庸桀紂，胡爲酒池肉林；苦學仲淹，惟有斷虀畫粥。

## 飲食增

鍾阜山莊赤米，隱士加餐；邯鄲旅邸黃粱，仙人入夢。\*（廣益書局本作：周顛隱居鍾阜，赤米自甘；盧生夢醒邯鄲，黃粱未熟。）  
小兒盜禾畝，孔琇之按罪何妨；逸馬犯麥田，曹孟德自刑猶爾。  
易糝以粟，鄒侯爲民庶之意拳拳；煮豆燃萁，子建悟兄弟之情切切。  
狄山之肉，旋割旋生；青田之壺，愈傾愈溢。  
我愛鵝兒黃似酒，雅可怡情；人言雀子軟於綿，最堪適口。  
多才之士，謝茶而贈我好歌；好事之徒，載酒而問人奇字。

挹東海以爲醴，庶暢高懷；折瓊枝以爲饅，可舒雅志。

雲子飯可入杜句，月兒羹見重柳文。

燒鵝而恣朵頤，且願鵝生四掌；炮鱉而充嗜慾，還思鱉著兩裙。

種秫不種杭，陶公若以酒爲命；窖粟不窖寶，任氏則以食爲天。

紅莧紫茄，種滿吳興之圃；綠葵翠薤，殖盈鍾阜之區。

續增

南人多食米，北人多食麥。兩餐三餐，俗例不同；一粥一飯，來處不易。陸羽著茶經，嗜茶成癖；隨園編食譜，品食獨詳。東坡肉傳東坡集，火候足時；女兒酒駐女兒顏，桃花映色。飲料如武夷茶，普洱茶，六安茶，龍井茶，皆稱佳品；食物含有糖質，小粉質，脂肪質，蛋白質，均足養生。水應求潔，積垢則害人；酒以合歡，多飲則傷腦。食品易腐，黴菌不可不防；食品須調，烹飪尤所宜學。飽菜足終年，勿求盛饌；衛生在潔食，豈必西餐。

再增

一切衆生，皆依食住。食甘生而食毒死，生增恚而熟發淫。飲食之際，亦起訟師；杯酒之歡，能和將相。過屠門而大嚼，老饕之快意何時；逢麴車而流涎，酒客之豪情欲滴。禁鬻休近，雅謔知幾；畫餅充飢，空言何補。食蛤蜊者不知許事，持蟹螯者拍浮酒池。祇惜蒼蒼在鬢，世無甘露之方；還因嫋嫋秋風，頓觸純羹之思。今者梯航畢集，肴哉翻新殮廣，席則羣分杯罍。從此鐙紅酒綠，別成海國之春；不教鳳烹龍，獨擅瓊筵之盛。

# 宮室

洪荒之世，野處穴居；有巢以後，上棟下宇。  
竹苞松茂，謂制度之得宜；鳥革翬飛，謂創造之盡善。  
朝廷曰紫宸，禁門曰青瑣。  
宰相職掌絲綸，內居黃閣；百官具陳章疏，敷奏丹墀。  
木天署，學士所居，紫薇省，中書所蒞。  
金馬、玉堂，翰林院宇；柏臺、烏府，御史衙門。  
布政司稱爲藩府，按察司係是臬司。  
潘岳種桃於滿縣，故稱花縣；子賤鳴琴以治邑，故曰琴堂。  
潭府是仕宦之家，衡門乃隱逸之宅。  
賀人有喜，曰門闌藹瑞；謝人過訪，曰蓬華生輝。  
美奐美輪，禮稱屋宇之高華；肯構肯堂，書言父子之同志。  
土木方興，曰經始；創造已畢，曰落成。  
樓高可以摘星，屋小僅堪容膝。  
寇萊公庭除之外，只可栽花；李文靖廳事之前，僅容旋馬。  
躬賀屋成曰燕賀；自謙屋小曰蝸廬。  
民家名曰閭閻，貴族稱爲閹閱。  
朱門，乃富豪之第；白屋，是布衣之家。  
客舍曰逆旅，館驛曰郵亭。  
書室曰芸窗，朝廷曰魏闕。  
成均、辟雍，皆國學之號；黌宮、膠序，乃鄉學之稱。  
笑人善忘，曰徙宅忘妻；譏人不謹，曰開門揖盜。  
何樓所市，皆濫惡之物；壟斷獨登，譏專利之人。  
葦門、圭竇，係貧士之居；甕牖、繩樞，皆窶人之室。  
宋寇準真是北門鎖鑰，檀道濟不愧萬里長城。

宮室增  
棖題一建，風雨攸除；百堵皆興，周邦鞏固。  
重門洞闢，宋殿玲瓏。  
晉公堂下植三槐，相臣地位；靖節門前栽五柳，隱士家風。  
退思巖，是魚頭參政退思時；知妄室\*，乃半山居士知妄處。  
莫生神堯階下，竹秀唐帝宮前。  
夾馬營中，異香徧達；盤龍齋內，瑞氣常臻。  
月榭已成，賸有十分佳景；雪巢既構，應無半點塵埃。  
避風臺，妃子揚歌；凌煙閣，功臣列像。  
碧雞坊裏神仙至，朱雀橋四邊士子遊。

浣花溪上草堂，最是杜公樂地；至道坊\*間土窟，更爲司馬勝居。（應爲道德坊）

續增

湫隘囂塵，不可以居；璇室玉門，抑何其侈。阿房宮，建章宮，顯仁宮，華清宮，憶歷朝之鬪靡；暢春園，綺春園，圓明園，頤和園，見清室之趨奢。太液池中，瀛臺瓊島；萬生園內，異卉奇珍。南京本王者故都，樓臺非舊；西湖擅天下名勝，亭館增新。神有廟，祖有祠，報功崇德；商有肆，工有廠，裕國利民。設寺觀何如設學校，藉振學風；築別墅毋寧築公園，有當公益。室不求美，但期空氣之流通；俗乃好奢，爭效洋樓之建築。高明之家，須防鬼瞰；環堵之室，惟在德馨。

再增

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宅者擇也，擇吉而營。宮曰穹也，隆然上覆。望海旁之蜃氣，多像樓臺。望海上之仙山，俄成宮闕。藏嬌許氏，連樓可縱金鞍。高隱盧仝，破屋纔遮風雨。陸無屋而舟無水，岸上牽船。百萬宅而千萬隣，家居仁里。宮室之制，今古亦多奇矣。建業有無梁之殿，江陵有一柱之臺。或琉璃開玉殿之窓，或水晶作昭陽之柱。劉邵築黃花之館，子昂以松雪名齊。胥江留玉鏡之臺，崑崙有瓊華之室。記。洛陽之盛，伽藍美並名園。數漢苑之春，銅雀遙臨仙掌。自從歐美之式，益爭營建之精。層樓則上轟雲霄，鐙火則熒煌星斗。蔭室祛三庚之暑，暄房貯十月之春。從今珠戶銅池，無能擅勝。頓覺瓊樓玉宇，尙在人間矣。

# 器用

一人之所需，百工斯爲備。

但用則各適其用，而名則每異其名。

管城子、中書君，悉爲筆號；石虛中、卽墨侯，皆爲硯稱。

墨爲松使者，紙號楮先生。

紙曰剡藤，又曰玉版；墨曰陳玄，又曰龍劑。

共筆硯，同窗之謂；付衣鉢，傳道之稱。

篤志業儒，曰磨穿鐵硯；棄文就武，曰安用毛錐。

劍有干將鏌鋁之名，扇有仁風便面之號。

何謂箒，亦扇之名；何謂籟，有聲之謂。

小舟名舴艋，巨艦曰艨艟。

金根皇后之車；菱花婦人之鏡。

銀鑿落，原是酒器；玉參差，乃是簫名。

刻舟求劍，固而不通；膠柱鼓瑟，拘而不化。

斗筲言其器小，梁棟謂是大材。

鉛刀無一割之利，強弓有六石之名。

杖以鳩名，因鳩喉之不噎；鑰同魚樣，取魚目之常醒。

兜鍪係是頭盔，叵羅乃爲酒器。

短劍名匕首。氈毼曰氈毼。

琴名綠綺、焦桐；弓號烏號、繁弱。

香爐曰寶鴨，燭臺曰燭奴。

龍涎、雞舌，悉是香名；鷁首、鴨頭，別爲船號。

壽光客，是妝臺無塵之鏡；長明公，是梵堂不滅之燈。

桔槔，是田家之水車；撥禳（ㄅㄨㄛˊ ㄩˋ），是農夫之雨具。

烏金，炭之美譽；忘歸，矢之別名。

夜可擊，朝可炊，軍中刁斗；雲漢熱，北風寒，劉褒畫圖。

勉人發憤，曰猛著祖鞭；求人宥罪，曰幸開湯網。

拔幟立幟，韓信之計甚奇；楚弓楚得，楚王所見未大。

董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寬。

漢孟敏嘗墮甑不顧，知其無益；宋太祖謂犯法有劍，正欲立威。

王衍清談，常持麈拂；橫渠講易，每擁皋比。

尾生抱橋而死，固執不通；楚妃守符而亡，貞信可錄。

溫嶠昔燃犀，照見水族之鬼怪；秦政有方鏡，照見世人之邪心。

車載斗量之人，不可勝數；南金東箭之品，實是堪奇。

傳檄可定，極言敵之易破；迎刃而解，甚言事之易爲。

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

## 器用增

側理爲紙別號，玄香乃墨佳名。

硯彩鮮明，公權曾評鵝眼；筆鋒勁健，鍾繇慣用鼠鬚。

匕首一見驚秦王，螯弧先登降敵國；

蛇矛、龍盾，聲雄太乙之壇；紫電、青霜，煉質昆吾之劍。

爲炊必用土鏗；汲井應藉轆轤。

睡愛珊瑚枕上凹，人情乃爾；飲憐琥珀杯中好，我意猶然。

石季龍坐五香席上，李太白臥七寶牀中。

雲繞匡廬，案化葛仙之鹿；浪翻雷澤，梭飛陶母\*之龍。（應爲陶侃）

庾老據胡牀談詠，諸佐皆歡；孔明執羽扇指揮，三軍用命。

以聖賢爲拄杖，卻優於九節蒼藤；用仁義作劍鋒，絕勝於七星白刃。

上公膺寵命，已知高坐肩輿；末士少豪雄，可惜倒持手版。

## 續增

工欲善事，必先利器；器非求舊，惟在從新。中國之器，因陋而就簡；西國之器，日異而月遷。汽車專行陸，汽船專行水，縮地不煩費長房；電報能傳信，電話能傳言，馳驛無須飛鳥使。鐘表可計時，遠勝銅壺之滴漏；槍礮足却敵，寧容火箭之誇奇。有顯微望遠諸鏡，離婁可作，不足恃其明；有風雨寒暑諸表，管輅復生，無所施其技。駕飛行機以御空，不啻王喬之駕鶴；乘潛水艇以入海，恍疑河伯之乘龍。斯皆利器之著名，餘難悉數；所冀吾華之倣造，急起直追。

## 再增

夫作者聖而述者明，形上道而形下器。器皿之製，古樸而今奢；創造之奇，今巧而古拙。自機械日精，蒸汽發而速於奔馬，電流熱而迅比飛星。學科演繹，或輪蹄下轉乎地中，或船舶飛翔乎天上。嵯峨巨艦，排滄波而直下南溟；蜿蜒金車，鑿蒼巖而潛通地脈。烏皮隱几，實甯體而使人；響角銀床，堪眠雲而佇月。寶鏡則婷婷照影，氍毹則步步生花。傳百里之笙歌，絲牽一線；遞他鄉之情話，匣貯雙聲。凡茲製器之神奇，實爲班輸所不及也。



# 珍寶

山川之精英，每洩爲至寶；乾坤之瑞氣，恆結爲奇珍。

故玉足以庇嘉穀，珠可以禦火災。

魚目豈可混珠，碲砮焉能亂玉。

黃金生於麗水，白銀出自朱提。

曰孔方、曰家兄，俱爲錢號；曰青蚨、曰鵝眼，亦是錢名。

可貴者明月夜光之珠，可珍者璠璵琬琰之玉。

宋人以燕石爲玉，什襲緹巾之中；楚王以璞玉爲石，兩刖卞和之足。

惠王之珠，光能照乘；和氏之璧，價重連城。

鮫人泣淚成珠，宋人削玉爲楮。

賢乃國家之寶，儒爲席上之珍。

王者聘賢，束帛加璧；眞儒抱道，懷瑾握瑜。

伯雍\*多緣，種玉於藍田而得美婦；太公奇遇，釣璜於渭水而遇文王。

（各本訛作雍伯）

剖腹藏珠，愛財而不愛命；纏頭作錦，助舞而更助嬌。

孟嘗廉潔，克俸合浦還珠；相如勇忠，能使秦廷歸璧。

玉釵作燕飛，漢宮之異事；金錢成蝶舞，唐庫之奇傳。

廣錢固可以通神，營利乃爲鬼所笑。

以小致大，謂之拋磚引玉；不知所貴，謂之買櫝還珠。

賢否罹害，如玉石俱焚；貪婪無厭，雖錙銖必算。

崔烈以錢買官，人皆惡其銅臭；秦嫂不敢視叔，自言畏其多金。

熊衰父亡，天乃雨錢助葬；仲儒家窘，天乃雨金濟貧。

漢楊震畏四知而辭金，唐太宗因懲貪而賜絹。

晉魯褒作錢神論，嘗以錢爲孔方兄；王夷甫口不言錢，乃謂錢爲阿堵物。

然而牀頭金盡，壯士無顏；囊內錢空，阮郎羞澀。

但匹夫不可懷璧，人生孰不愛財。

珍寶增

斑斑美玉，瑟瑟靈珠。

琉璃瓶最宜卜相，琥珀盞尤可酌賓。

嗣續將盛，鳴鳩化金帶之鉤；爵祿彌高，飛鵲幻玉紋之印。

魏博鐵鑄錯，猶惜不成\*。（一本作悔恨已遲）

張說記事珠，忽然頓悟\*。（一本作遺忘可免）

夏桀乃昏庸主，國有瑤臺；郭況是貴戚卿，家多金穴。

韓嫣一出，兒童覓綠野之金丸；漢祖旣還，亞父撞鴻門之玉斗。

刻岷姬之形以玉，好色惟然；鑄范蠡之像以金，尊賢乃爾。

珊瑚樹，塞滿齊奴之室；瑪瑙盤，捧來行儉之家。  
燕昭王之涼珠，炎蒸無暑；扶餘國之火玉，冽洳無寒。  
錦帆、錦帳，炫人耳目；金埒、金塢駭我見聞。  
從吾所好，豈曰富而可求；有命存焉，當以不貪爲寶。

續增

金玉非寶，忠信爲寶。世至治則不貴異物，俗好奢則競尙珍奇。垂棘璧，屈產乘，虞公所以致亡；琥珀釧，九鸞釵，潘妃因之覆國。明之貪，無如王振，金銀滿六十餘庫，反致滅家；清之侈，莫若和珅，珍玩值數百兆金，終遭籍沒。儲寶盈筥，孝欽后何好珍飾；絡珠成帳，太平僮卒死驕奢。物以稀爲貴，故金剛石爲近世之珍；廉者無所求，故古君子棄千金之璧。

再增

玉甕爲聖人之應，金車感至孝而呈。琉璃幻胡媚之瓶，雲母是安期之餌。珠樹生於赤水，珠池記在廉州。銀盆賜綵，妒婦蒙恩；市餅拋珠，慳貪未化。瑪瑙盃金鱗對影，希世奇珍；珊瑚女玉殿長生，人間至寶。神仙游戲，擲米粒爲珠璣；通判嚴明，比水晶之燈檠。然而懷璧其罪，多藏厚亡。所以林回負子，甯棄千金；滑釐振饑，甘收鍾粟也。

# 貧富

命之修短有數，人之富貴在天。

惟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貫朽粟陳，稱羨財多之謂；紫標黃榜，封記錢庫之名。

貪愛錢物，謂之錢愚；好置田宅，謂之地癖。

守錢虜，譏蓄財而不散；落魄夫，謂失業之無依。

貧者地無立錐，富者田連阡陌。

室如懸磬，言其甚窘；家無儋石，謂其極貧。

無米曰在陳，守死曰待斃。

富足曰殷實，命蹇曰數奇。

蘇涸鮒，乃濟人之急；呼庚癸，是乞人之糧。

家徒壁立，司馬相如之貧；屢屨爲炊，秦百里奚之苦。

鵠形菜色，皆窮民飢餓之形；炊骨爨骸，謂軍中乏糧之慘。

餓死留君臣之義，伯夷叔齊；資財敵王公之富，陶朱倚頓。

石崇殺妓以侑酒，恃富行兇；何曾一食費萬錢，奢侈過甚。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真是剝肉醫瘡；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食，庶幾遇荒有備；

貧士之腸習藜藿，富人之口厭膏粱。

石崇以蠟代薪，王愷以飴沃釜。（一本作：豪華子以蠟代薪，以飴沃釜；）

范丹釜中生魚，甌中生塵；曾子捉襟見肘，納履決踵。（一本作：清廉吏土竈生蛙，破甌生塵。曾子捉襟見肘，納履決踵，貧不勝言）

韋莊數米而炊，稱薪而爨，儉有可鄙；鄭羲東門受餉，西門出酤，貧不勝言。\*（一本無鄭羲東句）

總之飽德之士，不願膏粱；聞譽之施，奚圖文繡？

## 貧富增

公孫牧豕營身，寧思相位；灌嬰販繒爲業，豈意封侯。

郭泰欲爲斗筲役，無可奈何；班超更作書寫傭，不得已爾。

朱桃椎擲還鹿幘，自知本命合窮；蘇季子破損貂裘，誰意運之難泰。

苦矣衛青作牧，牛背後受主鞭笞；惜哉欒布爲奴，馬頭前代人奔走。

揚雄〈逐貧賦〉人謂其逐之何遲；韓愈〈送窮文〉我怪其送之不蚤。

異寶充盈，王氏都云富窟；佳穀錯雜，郇公嘗列珍廚。

董卓積寶郿中，壓殘金塢；鄧通布錢天下，鑄盡銅山。

象牙牀，魚生太侈。火浣衣，石氏何多。

婦乳飲狔，畜類翻成人類；兒口承唾，家僮充作用壺。

牙檣錦纜，隋煬增遠渚之奇；玉鳳金龍，元寶侈華堂之勝。

續增

富爲五福之次，貧列六極之間。衣敝履穿謂之貧，貧而非憊；席豐履厚謂之富，富而無嬌。農工商爲足國之原，故貨殖因之立傳；衣食住爲養身之本，故儒者不諱治生。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富不足尙，可尙者富而好施。晏子千金不受，自謂嬰家不貧；樊重三世共財，庶幾君子之富。原憲桑樞甕牖，無損賢名；郭況金穴瓊廚，未聞世守。譏士之貧者曰窮措大；推世之富者曰沈萬三。貧賤由淫逸而致，富貴自勤儉得來。士可貧民不可貧，貧則易濫；民致富國亦致富，富然後強。

再增

古詩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嗟哉！豐約之相形，菀枯之異趣也。一則被裁百幅，矜誇太守之豪；一則緼絮十年，空歎先賢之瘁。典春衣於市肆，詞客無聊；扣樓角之齋鐘，酒胡快意。安得萬間廣廈，寒士歡顏；會爲千樹木奴，營家厚。見金牛之出水，遂以財雄；逢路鬼之擲掄，不如歎息。英雄未遇，誰識錢生；倘呼如願同歸，定侔甄氏。廿年塵土，纔看護壁之紗；一舸湖天，願訪烟波之棹。早知窮達有命，恨不讀書；況聞貧賤驕人，何須致富也。

# 疾病死喪

福壽康寧，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無。

惟智者能調，達人自玉。

問人病曰貴體違和，自謂疾曰偶沾微恙。

罹病者，甚爲造化小兒所苦；患疾者，豈是實沈臺駘爲災。

疾不可療，曰膏肓；平安無事，曰無恙。

采薪之憂，謙言抱病；河魚之患，係是腹疾。

可以勿藥，喜其病安；厥疾勿瘳，言其病篤。

瘡不病君子，病君子，正爲瘡耳；卜所以決疑，旣不疑，復何卜哉。

謝安夢雞而疾不起，因太歲之在酉；楚王吞蛭而疾乃痊，因厚德之及人。

將屬纊、將易篋，皆言人之將死；作古人、登鬼錄，皆言人之已亡。

親死則丁憂，居喪則讀禮。

在牀謂之尸，在棺謂之柩。

報孝書曰訃，慰孝子曰唁。

往弔曰匍匐，廬墓曰倚廬。

寢苦枕塊，哀父母之在土；節哀順變，勸孝子之惜身。

男子死曰壽終正寢，女人死曰壽終內寢。

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人死曰不祿，庶人死曰死，童子死曰殤。

自謙父死曰孤子，母死曰哀子，父母俱死曰孤哀子；自言父死曰失怙，母死曰失恃，父母俱死曰失怙恃。

父死何謂考，考者成也，已成事業也；母死何謂妣，妣者媿也，克媿父美也。

百日內\*曰泣血，百日外曰稽顙。朞年曰小祥，兩朞曰大祥。（待考）

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

論喪之有輕重；九月爲大功，五月爲小功，言服之有等倫。

三月之服曰總麻，三年將滿曰禫禮。

孫承祖服，嫡孫杖期；長子已死，嫡孫承重\*。

死者之器曰明器，待以神明之道；孝子之杖曰哀杖，爲扶哀痛之軀。

父之節在外，故杖取乎竹；母之節在內，故杖取乎桐。

以財物助喪家，謂之賻；以車馬助喪家，謂之贈；

以衣殮死者之身，謂之綵，以玉實死者之口，謂之琯。

送喪曰執紼，出柩曰駕輻。

吉地曰牛眠地，築墳曰馬鬣封。

墓前石人，原名翁仲；柩前功布，今曰銘旌。

輓歌始於田橫，墓誌創於傅奕\*。（此二論皆不足信也。）

生墳曰壽藏，死墓曰佳城。

墳曰夜臺，壙曰窀穸。

已葬曰瘞玉，致祭曰束芻。

春祭曰禴，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飲柩捲而抱痛，母之口澤如存；讀父書以增傷，父之手澤未泯。

子羔悲親而泣血，子夏哭子而喪明。

王裒哀父之死，門人因廢〈蓼莪〉詩；王脩\*哭母之亡，鄰里遂停桑柘社。（各本作修，應爲脩）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皋魚增感；與其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存，曾子興思。

故爲人子者，當思木本水源，須重慎終追遠。

疾病死喪增

歲在龍蛇，鄭玄算促；舍來鵬鳥，賈誼命傾。

王令出塵寰，天上俄垂玉櫺；沈君開窀穸，地中曾現漆燈。

篋中存稿，相如上封禪之書；牖下停棺，史魚表陳屍之諫。

梁鴻葬要離塚側，死後芳鄰；鄭泉殯陶宅舍傍，生前宿願。

數皆前定，少游之詩讖何靈；事可先知，袁淑之卦占偏驗。

顧雍失愛子，招掌而流血堪矜；奉倩殞佳人，擱淚而傷神可惜。

仲尼殞而泰山頽，韓相亡而樹木稼。

酌之絮酒，實爲佳士高風；殉以芻靈，乃是先人樸典。

陳寔\*之徽猷足錄，行弔禮者三萬人；郗超\*之素行可嘉，作誄文者四十輩。（各本作實，依後漢書正之）

牲牢酒醴，用昭報本之虔；橐鞬鸞刀，還備寧親之具。

值旣降旣濡之候，禮毋缺於春秋；是則存則著之形，情必由於愛慤。

室事交乎堂事，致齋繼以散齋。

續增

諺謂病從口入，古云死而爲靈。節嗜慾，定心氣，疾病自少；積汗穢，釀疫癘，死喪必多。疾或生於內臟，或緣於外感；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攻之不可，達之不入，醫緩亦無能爲；死欲速朽，喪欲速貧，宣尼特以示戒。親有疾，行不翔；鄰有喪，舂不相。曰寒疾，曰熱疾，曰末疾，曰腹疾，曰惑疾，曰心疾，天札之蓄以起；曰視殮，曰成服，曰停柩，曰治葬，曰發引，曰告窆，喪葬之禮以終。喪親謂之棄養，喪妻謂之斷弦。哭子曰西河抱痛，哭弟曰人琴俱亡。輓男喪曰神歸太素，輓女喪曰駕返西池。李長吉赴召玉樓，不愧修文之士；汪魏美臨終僧舍，猶留別世之詩。可畏者無過鼠疫，可嫉者莫如蠱術\*。要之疾足傷身，無疾先宜加慎；死亦常事，已死貴在留名。

再訂：疾

再增

夫娑婆之苦，本屬塵勞；喪死之威，縱浪大化。浮生若夢，愴華屋與山邱；流水不歸，似輕塵樓弱艸。若夫高堂華燭，瓊筵飛四座之花；俄焉薤露松邱，拱木賈千秋之恨。或金章兮朝佩，已素慢兮夕張；或乍展夫雲程，忽修文於地下。世無兪跗，空浮丹竈之烟；神號參汾，誰返瑤池之角？弓影每爲心疾，輞川圖妙起沈疴。所以身世浮漚，達人知化。聽魚山之梵唄，極樂長生；採瑤島之靈芝，雲仙可冀也。

# 卷四



# 文事

多才之士，才儲八斗；博學之儒，學富五車。

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丘，是八澤九州之志。

〈書經〉載上古唐虞三代之事，故曰〈尚書〉；〈易經〉乃姬周文王周公所繫，故曰〈周易〉。

二戴曾刪〈禮記〉，故曰〈戴禮〉；二毛曾注〈詩經〉，故曰〈毛詩〉。

孔子作〈春秋〉，因獲麟而絕筆，故曰麟經。

榮於華袞，乃〈春秋〉一字之褒；嚴於斧鉞，乃〈春秋〉一字之貶。

縑緗黃卷，總謂經書；雁帛鸞箋，通稱簡札。

錦心繡口，李太白之文章；鐵畫銀鉤，王羲之之字法。

雕蟲小技，自謙文學之卑；倚馬可待，羨人作文之速。

稱人近來進德，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羨人學業精通，曰面壁九年，始有此神悟。

五鳳樓手，稱文字之精奇；七步奇才，羨天才之敏捷。

譽才高，曰今之班馬；羨詩工，曰壓倒元白。

漢晁錯多智，景帝號爲智囊；王\*仁裕多詩，時人號爲詩窖。（各本訛作高）

騷客卽是詩人，譽髦乃稱美士。

自古詩稱李杜，至今字仰鍾王。

白雪陽春，是難和難賡之韻；青錢萬選，乃屢試屢中之文。

驚神泣鬼，皆言詞賦之雄豪；遏雲繞梁，原是歌音之嘹亮。

涉獵不精，是多學之弊；咿唔咕畢，皆讀書之聲。

連篇累牘，總說多文；寸楮尺素，通稱簡札。

以物求文，謂之潤筆之資；因文得錢，乃曰稽古之力。

文章全美，曰文不加點；文章奇異，曰機杼一家。

應試無文，謂之曳白；書成繡梓，謂之殺青。

襪線之才，自謙才短；記問之學，自愧學膚。

裁詩曰推敲，曠學曰作輟。

文章浮薄，何殊月露風雲；典籍儲藏，皆在蘭臺石室。

秦始皇無道，焚書坑儒；唐太宗好文，開科取士。

花樣不同，乃謂文章之異；潦草塞責，不求辭語之精。

邪說曰異端，又曰左道；讀書曰肄業，又曰藏修。

作文曰染翰操觚，從師曰執經問難。

求作文，曰乞揮如椽筆；羨高文，曰纔是大方家。

競尙佳章，曰洛陽紙貴；不嫌問難，曰明鏡不疲。

稱人書架曰鄴架，稱人嗜學曰書淫。

白居易生七月，便識之無二字；唐李賀纔七歲，作高軒過一篇。

開卷有益，宋太宗之要語；不學無術，漢霍光之為人。

漢劉向校書於天祿，太乙燃藜；趙匡胤代位於後周，陶穀出詔。

江淹夢筆生花\*，文思大進；揚雄夢吐白鳳，詞賦愈奇。（應爲李白）

李守素通姓氏之學，敬宗\*名爲人物志；虞世南晰古今之理，太宗號爲行秘書。（一本作世南，依廣益書局本正）

茹古含今，皆言學博；咀英嚼華，總曰文新。

文望尊隆，韓退之若泰山北斗；涵養純粹，程明道如良玉精金。

李白才高，咳唾隨風生珠玉；孫綽詞麗，詩賦擲地作金聲。

文事增

螢輝竹素，蠹走芸編。

道觀蓬萊，盡藏簡編之所；石渠天祿，悉貯史籍之場。

魯爲魚，參明不謬；帝作虎，考正無訛。

長蛇生馬之文，最難措手；硬弩枯藤之字，未易揮毫。

借還書籍用雙瓶，收貯文章分四庫。

豪吟如鄭綮，還從驢背成詩；富學如薛收，偏向馬頭草檄。

八行書言言委曲，三尺法字字森嚴。

咳唾成篇，陣馬風檣敏捷；精神滿腹，雪車冰柱清高。

擅美譽於詞場，禹錫詩豪，山谷詩伯；稱耆英於藝圃，伯英草聖，子玉草賢。

謝安石之碎金，悉爲異物；陸士衡之積玉，總屬奇珍。

少室山集句最佳，片箋片玉；福先寺碑文可誦，一字一縑。

陳琳作檄愈頭風，定當神鍼法灸；子美吟詩除瘡鬼，何須妙劑金丹。

真老藝林英，朱夫子且退避三舍；蘇仙文苑雋，歐陽公尙放出一頭。

續增

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劉歆陳七略而文藝備。五經皆治世之言，六書爲造字之本。許叔重著說文，稱小學之泰斗；司馬遷作史記，開歷世之先河。諸子百家，學說互異；九流三教，派衍不同。經學以說經爲歸，向分漢宋；理學以窮理爲主，亦別朱王。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和聲鳴盛，王漁洋雅擅詩才；績學參微，梅文鼎允精曆算。大學教人，格致獨闕；西法輸入，理化乃明。文字則中西有別，習中文兼及西文；學術則中外互殊，通西學毋忘中學。

再增

文教昌明，莫先吾國；詩書雅化，實冠全歐。以言游，藝亦多方。蓋枕經菲史，本屬鴻儒；而抹月披風，允推韻事。遵度則學稱萬卷，以寧詠奏牘三千；四傑共詡初唐，八家平分壇坫。詩鐘起於擊解，詩牌

鬪勝尖義；漢廷有射覆之詞，明季有防秋之譜。總之，文明早籲，雅趣聯翩；凡茲翰墨之場，悉衍騷壇之勝。豈若歐風武健，祇稱角力之雄；蠻俗無文，競尙馳驅之樂也哉！

# 科第

士人入學曰遊泮，又曰采芹；士人登科曰釋褐，又曰得雋。

賓興卽大比之年，賢書乃試錄之號。

鹿鳴宴，款文榜之賢；鷹揚宴，待武科之士。

文章入式，有朱衣以點頭；經術旣明，取青紫如拾芥。

其家初中，謂之破天荒；士人超拔，謂之出頭地。

中狀元，曰獨占鰲頭；中解元，曰名魁虎榜。

瓊林賜宴，宋太宗之伊始；臨軒問策，宋神宗之開端。

同榜之人，皆是同年；取中之官，謂之座主。

應試見遺，謂之龍門點額；進士及第，謂之雁塔題名。

賀登科，曰榮膺鶚薦；入貢院，曰鏖戰棘闈。

金殿唱名曰傳臚，鄉會放榜曰撒棘。

攀仙桂，步青雲，皆言榮發；

孫山外，紅勒帛，總是無名。

英雄入吾彀，唐太宗喜得佳士；桃李屬春官，劉禹錫賀得門生。

薪，采也；樵，積也。美文王作人之詩，故考士謂之薪樵之典；

彙，類也；征\*，進也。是連類同進之象，故進賢謂之彙征之途。（一本作徵）

賺了英雄，慰人下第；傍人門戶，憐士無依\*。（一本作衣）

雖然有志者事竟成，佇看榮華之日；成丹者火候到，何惜烹煉之功。

## 科第增

班名玉筍，餅是紅綾。

貢樹分香，預卜他年卿相；天街軟繡，爭看此日郎君。

江東之羅隱何多，淮右之溫岐不少。

狗從竇出，莫非登第休徵；鼠以經銜，卻是命題吉兆。

不欺之語，有可書紳；忠孝之求，真難副上。

孫宋則弟兄俱貴，梁張則喬梓皆榮。

得雲雨而揚鬢，豈是池中之物；挾風雷而燒尾，終非海底之魚。

遍歷名園，孰作探花之使；同觀競渡，誰爲奪錦之人。

此日羽毛，佇看振翮；昔年辛苦，莫負初心。

莫存溫飽之志，還辭貴戚之婚。

鄒子爲書，明月空遭按劍；高公未第，秋江自怨芙蓉。

青衫則歲歲堪憐，金線則年年自笑。

## 續增

選舉之法備於周，科第之名興於漢。魏晉重門資，官皆望族；隋唐尙詩賦，士盡浮華。宋以經義取士，弊在廢古而求新；明以制藝取才，

弊在驚虛而忘實。清初試博學宏儒，徒飾承平\*；清季開經濟特科，虛談實學。曾胡以詞林平亂，科目中亦有人才；龔魏以會試落名，文字緣，寧關司命。潘文恭再宴瓊林，祖孫重及第；太平國亦開葢榜，男女兩狀元。學校興而專重\*教育，迺廢科名；民國建而分試文官\*，猶\*垂令典。

再訂：昇平

再訂：注重

再訂：考試官員

再訂：特

再增

科第之榮，前人之述備矣。至於得失，亦有命焉。若唐以八韻之賦，宋取九經之科，明清制藝，科目差同，論諸弊端，使人噴飯。一朝勒白，空望朱衣；九轉成丹，原希黃榜。赴河而死，隨逝水以無歸；眊燥羞顏，問孫山兮何處？元和試士，已開關節之門；景德掄材，遂定糊名之制。紈褲不成一字，此曳白之先聲；庭筠巧授八人，實捉刀之妙手。更衣沐浴，搜檢之法綦嚴；點額暴腮，燒尾之筵難與。潛制榜前之淚，頭腦冬烘；空追及第之魂，文星黯淡。自科舉廢，學校興，畢業但重文憑，一榜盡及賜第。從茲橘皮難老，席帽離身，爲古今落第之人，一伸冤抑之氣也已。

# 制作

上古結繩記事，蒼頡制字代繩。

龍馬負圖，伏羲因畫八卦；洛龜呈瑞，大禹因列九疇。

曆日是神農所爲\*，甲子乃大撓所作。

算數作於隸首，律呂造自伶倫。

甲冑舟車，係軒轅之創始；權量衡度，亦軒轅之立規。

伏羲氏造網罟，教佃漁以贍民用；唐太宗造冊籍，編里甲以稅田糧。

興貿易，制耒耜，皆由炎帝；造琴瑟，教嫁娶，乃是伏羲。

冠冕衣裳，至黃帝而始備；桑麻蠶績，自元妃而始興。

神農嘗百草，醫藥有方；后稷播百穀，粒食攸賴。

燧人氏鑽木取火，烹飪初興；有巢氏構木爲巢，宮室始創。

夏禹欲通神祇，因鑄鏞鐘於郊廟\*；漢明尊崇佛教，始立寺觀於中朝。

周公作指南車，羅盤是其遺制；錢樂作渾天儀，曆家始有所宗。

育王得疾，因造無量寶塔；秦政防胡，特築萬里長城。

叔孫通制立朝儀，魏曹丕秩序官品。

周公獨制禮樂，蕭何造立律條。

堯帝作圍棋，以教丹朱；武王作象棋，以象戰鬪。

文章取士，興於趙宋；應制以詩，起於李唐。

梨園子弟乃唐明皇作始；〈資治通鑑〉乃司馬光所編。

筆乃蒙恬所造，紙乃蔡倫所爲。

凡今人之利用，皆古聖之前民。

## 制作增

鑰名魚目，取魚目之常醒；杖以鳩成，重鳩喉不噎。

飛舫是輕車別號，紈箒爲素扇佳名。

翠華旗，光搖漢苑；白玉管，響徹唐宮。

米家書畫船，足怡素志；齊子\*班蘭物，可壯生平。（應作張子）

氈氍毹美人舊贈，金屈戌良匠新成。

烏金熟炭厚貽，翠羽編簾異製。

笞箠收於漁父，捲去夕陽；襜褕荷於農人，披來朝雨。

## 續增

少皞五工，夷民有制；周官六職，司空亡篇。文教尙有遺傳，藝術從茲退化。虞有倕，魯有般，後無來者；智者創，巧者述，今讓西人。

中國之輸出外洋者，其製造品有三，曰羅盤，曰印刷，曰火藥；西學之傳入吾華者，其物理學有六，曰汽力，曰磁電，曰光聲。觀沸水而悟蒸汽，瓦特氏始造汽機；見粗盜而思改良，巴律西卒成良器。電信機之發明，司馬生實創之，繼起者有德律風；風雨表之升降，巴斯楷

考成之，仿造者爲法倫。照相器，爲光學之效用；留聲器，因聲學而構成。至若化學之神妙，能變朽腐爲神奇；所有原料之需求，莫非天然之生物。藝術既日新而不已，制作亦日出而不窮。

再增

制作之原，發於先聖；器皿之用，利賴羣生。若仲冬之器閔以奄，舜陶而器不苦窳，蓋雖一物之微，恆竭經時之力。自奇技淫巧有禁，薄雕蟲小技不爲，吾國制作之無聞，遜歐美學科之精進也。至若點石成書，懸鏡探海，鏡交光而長留玉影，何須絲繡平原；畫有聲而曲譜霓裳，比似仙游月府。照人肝膽，膏肓之鬼難藏；穴地雷霆，玉石之焚慘酷。又有金牙鐵齒，平分王母之權；石骨銅筋，更勝公輸之巧。層樓雲起，恐驚天上之人；巨艦山移，幾泣蛟宮之淚。所惜者，機械如林，芸生凋敝，一爐所冶，千指無功，以致飢雀空倉，征鴻中澤，乃歎機事機心，固不如大巧若拙也已。

# 技藝

醫士業岐軒之術，稱曰國手；地師習青烏之書，號曰堪輿。

盧醫扁鵲，古之名醫；鄭虔崔白，古之名畫。

晉郭璞得〈青囊經〉，故善卜筮地理；孫思邈得龍宮方，能醫虎口龍鱗。

善卜者，是君平詹尹之流；善相者，即唐舉子卿之亞。

推命之人即星士，繪畫之士曰丹青。

大風鑑，相士之稱；大工師，木匠之譽。

若王良、若造父，皆善御之人；東方朔、淳于髡，係滑稽之輩。

稱善卜卦者，曰今之鬼谷；稱善記怪者，曰鬼之董狐。（一本訛作古，依廣益書局本修訂）

稱諷日之人曰太史，稱書算之人曰掌文。

擲骰者，喝雉呼盧；善射者，穿楊貫蝨。

樗蒲之戲，乃云雙陸；橘中之樂，是說圍棋。

陳平作傀儡，解漢高白登之圍；孔明造木牛，輔劉備運糧之計。

公輸子削木鳶，飛天至三日而不下；張僧繇畫壁龍，點睛則雷電而飛騰。

然奇技似無益於人，而百藝則有濟於用。

## 技藝增

青囊春暖，丹竈煙浮。

膝裏痒生，華陀有出蛇之妙術；背間癰潰，伯宗具徙柳之神功。

陸宣公既活國又活人，范文正\*等為醫於為相。（應為崔與之）

一枝鐵筆分休咎；三個金錢定吉凶。





折筮獲奴，應讓杜生術善；破牆得婦，當推管輅神通。  
 新雨行來，言從季主；瓊茅索得，且問靈氛。  
 燕頷虎頭，識是封侯之略；龍瞳\*鳳頸，知爲王者之徵。（多訛作行，依廣益書局本修訂）

識英布之封侯，果然不謬；知亞夫之當餓，真個無訛。  
 道士能知吉壤，竹策叢生；閩僧善覓佳城，湖燈呵護。  
 孫鍾孝而致三仙，龍圖酷而夢二使\*。（待考）  
 動靜方圓，還符四象；縱橫闔闢，止爭一先\*。  
 飛兩匱之黑白，爭一紙之雌雄。

續增

一長非不足取，小道亦有可觀。老農老圃，待學而成；善繪善書，惟熟生巧。北有劉石庵，南有梁山舟，此文臣之以書擅名者；前有惲清於，後有金雲門，此女士之以畫馳譽者。操醫業者十九世，何元長因得祖傳；受方術者十七師，葉天士乃稱國手。辰州有祝由科，傳自黃帝，西醫工解剖術，效若華佗。劉祿善卜相，能識未來；江永通易經，亦知定數。張曼胥爲堪輿家，能窺王氣；戴敦元精星命學，戲算泥孩。圓光術爲幻術之一種；催眠學乃哲學之緒餘。要之習技務在專心，而曲學亦堪鳴世。

再增

夫藏彊闡於鈎弋，射覆聞自韓非，一技之微，頓殊巧拙，冥心深造，獨籲天機，斯亦多可述焉。若乃縛千莖之草，重化春人；緣十丈之竿，驚誇絕技。彈棊角子，魏文妙擅葛巾；琢玉鎔金，長沙偏工冶

煨。磨車巧發，緣紫陌以春糧；射粉香團，盛金盤之角黍。龜疊層層之塔，莫笑浮圖；蛙談閣閣之聲，居然說法。吹簫玉女，誰知刻木爲人；樹藝花師，竟擅天工之妙。然而以瓦巧者以鈎拙，有機事者有機心，雖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

# 訟獄

世人惟不平則鳴，聖人以無訟爲貴。

上有恤刑之主，桁楊雨潤；下無冤枉之民，肺石風清。

雖囹圄便是福堂，而畫地亦可爲獄。

與人構訟，曰鼠牙雀角之爭；罪人訴冤，有搶地籲天之慘。

狴犴猛大而能守，故獄門畫狴犴之形；棘木外刺而裏直，故聽訟在棘木之下。

鄉亭之繫有岸，朝廷之繫有獄，誰敢作奸犯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上當原情定罪。

囹圄是周獄，羑里是商牢。

桎梏之設，乃拘罪人之具；縲紲之中，豈無賢者之冤。

兩爭不放，謂之鷓蚌相持；無辜牽連，謂之池魚受害。

請公入甕，周興自作其孽；下車泣罪，夏禹深痛其民。

好訟曰健訟，掛告曰株連。

爲人解訟，謂之釋紛；被人栽冤，謂之嫁禍。

徒配曰城旦，遣戍是問軍。

三尺乃朝廷之法，三木是罪人之刑。

古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今之律例，笞、杖、死罪、徒、流。

上古時削木爲吏，今日之淳風安在；唐太宗縱囚歸獄，古人之誠信可嘉。

花落訟庭閒，草生囹圄靜，歌何易治民之簡；吏從冰上立，人在鏡中行，頌盧奐折獄之清。

可見治亂之藥石，刑罰爲重；興平之梁肉，德教爲先。

訟獄增

烏臺定律，象魏懸書。

惟忠信慈惠之師，有折獄致刑之實。

失入寧失出，須當念切於無辜；過義甯過仁，務必心存其不忍。

察五聲而審克，應爾精詳；訊三刺以簡孚，宜乎謹慎。

蒿滿園扉之宅，人懷天保初年\*；鵲巢大理之庭，世譽元宗卽位。（待考。）

赭衣滿道，何其酷烈難堪；玄鉞羅門，未免摧戕太甚。

門有沸湯之勢，撫念不安；巢無完卵之存，捫心何忍。

雖辟以止辟，還刑期無刑。

周禮有三宥之詞，千秋可法；虞廷有肆赦之典，萬古常稱。

蠅集筆端，識赦書之已就；烏啼宵夜，知恩詔之將頒。

無赦而刑必平，文中之論，夫豈全誣；多赦則民不敬，管子之言，亦非盡謬。

孔明治蜀，所以不行；吳漢臨終，於焉致囑。

續增

訴訟有法，監獄有規。刑事訴訟，謂之公訴；民事訴訟，謂之私訴。按律科罪，有主刑，有從刑；犯法羈獄，或分居，或雜居。法院之階級有四，故曰四級制\*；審判之等級凡三，故曰\*三審制。訊案用刑，爲文明國所不許；罪人服役，乃監獄制之改良。代理訴頌事件有律師，補助檢察機關有巡警。斯皆司法之新章，差勝舊制之苛濫。

再訂：今改三級制

再訂：因號

再增

自古刑獄之興，實理民情之枉。然刑書既鑄，畫地成牢。聞鬼哭於圜扉，冤飛苦霧；聽蟬聲於西陸，慘淡霜零。蒼鷹之中尉心開，幾無噍類；浮蟻之微生知報，竟脫狴狴。蒼蒼蒸庶，鬱鬱沉冤，古今鉗網之魂，幾免覆盆之淚也哉！今者刑訊既除，法律更變，謂無冤濫，亦滋弊端。訴訟既判，公私科罰，亦分主從。由初級迄乎高等，自地方至於高廳，守法者固有其人，作奸者亦所難免。且電機治盜，頃刻摧殘；斬絞登台，酷烈愈甚。國勢積弱，治外無權，亦未見舍舊謀新，今勝於昔也。

# 釋道鬼神

如來釋迦，卽是牟尼，原係成佛之祖；老聃李耳，卽是道君，乃爲道教之宗。

鷲嶺、祇園，皆屬佛國；交梨、火棗，盡是仙丹。

沙門稱釋，始於晉道安；中國有佛，始於漢明帝。

錢鏗卽是彭祖，八百高年；許遜原宰旌陽，一家超舉。

波羅猶云彼岸，紫府卽是仙宮。

曰上方、曰梵剎，總是佛場；曰真宇、曰蕊珠，皆稱仙境。

伊蒲饌可以齋僧。青精飯亦堪供佛。

香積廚，僧家所備；仙麟脯，仙子所餐。

佛圖澄顯神通，咒蓮生鉢；葛仙翁作戲術，吐飯成蜂。

達摩一葦渡江，欒巴喫酒滅火。

吳猛畫江成路；麻姑擲米成珠。

飛錫挂錫，謂僧人之行止；導引胎息，謂道士之修持。

和尚拜禮曰和南，道士拜禮曰稽首。

曰圓寂，曰荼毗，皆言和尚之死；曰羽化，曰尸解，悉言道士之亡。

女道曰巫，男道曰覲，自古攸分；男僧曰僧，女僧曰尼，從來有別。

羽客黃冠，皆稱道士；上人比丘，並美僧人。

檀越檀那，僧家稱施主；燒丹煉汞，道士學神仙。

和尚自謙，謂之空桑子；道士誦經，謂之步虛聲。

菩者普也，薩者濟也，尊稱神祇，故有菩薩之譽；水行龍力大，陸行象力大，負荷佛法，故有龍象之稱。

儒家謂之世，釋家謂之劫，道家謂之塵，俱謂俗緣之未脫；

儒家曰精一，釋家曰三昧，道家曰貞一，總言奧義之無窮。

達摩死後，手攜隻履西歸；王喬朝君，舄化雙鳧下降。

辟穀絕粒，神仙能服氣煉形；不滅不生，釋氏惟明心見性。

梁高僧談經入妙，可使巖石點頭，天花墜地；張虛靖煉丹既成，能令龍虎並伏，雞犬俱升。

藏世界於一粟，佛法何其大；貯乾坤於一壺，道法何其玄。

妄誕之言，載鬼一車；高明之家，鬼闕其室。

無鬼論，作於晉之阮瞻；搜神記，撰於晉之干寶。

顏子淵、卜子夏，死爲地下修文郎；韓擒虎、寇萊公，死作陰司閻羅王。

至若土穀之神曰社稷，乾旱之鬼曰旱魃。

魑魅魍魎，山川之崇；神荼鬱壘，啖鬼之神。

仕途偃蹇，鬼神亦爲之揶揄；心地光明，吉神自爲之呵護。

## 釋道鬼神增

菩提無樹，明鏡非臺。

光明拳，打破癡迷膜；愛慾海，濟渡大願船。

白足清癯，誰個未知禪味；赤髭碧眼，何人不是梵宗。

法喜爲妻\*，智度爲母，無煩詢骨肉是誰；慈悲作室，通慧作門\*，不須問宅居何在。（一本訛作法善爲妻。通慧作門待考）

孫居士大嘯一聲，山鳴谷應；陳先生長眠數覺，物換星移。

巖下清風，黑虎賣董仙丹杏；山間明月，彩鸞棲張叟綠筠。

趙惠宗火中化鶴，豈避烽炎；左真人盆裏引鱸，不須煙浪。

蕭子曾餐芝似肉，安期更食棗如瓜。

夏郊有異神，祀處卻轉凶爲吉；黎邱多奇鬼，惑時必以僞害真。

唐時花月妖，畏見狄梁公之面；晉代粉榆社，愁逢阮宣子之柯。

仍思手大入窗，貞夫舉筆；翻憶舌長吐地，壯士吹燈。（\*曾聞大手入窗，公亮舉筆；翻憶舌長吐地，叔夜吹燈）

鄒德潤徙項王祠，莫須有也；牛僧儒宿薄后廟，豈其然乎？（鄒德潤，未知其人，此句出自〈古事苑〉'鄒德潤徙項王祠，莫須有'之句。誤。典故應爲南朝齊蕭琛。）

## 續增

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係釋教之真傳；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是道家之要訣。鬼之爲言歸也，故人所歸者爲鬼；神之爲言伸也，故氣之伸者爲神。十年面壁，少林寺夙著禪宗；五斗米師，龍虎山尙留遺裔。業障成魔，隨處皆成地獄；大德必壽，長生不待金丹。湯潛菴命除妖崇，盡燬淫祠；齊次風夢見于公，爲雪冤謗。小坐足驚神，馮孔博壘牆作障；一嘯能驅鬼，韓慕廬逆旅救人。夫惟怨氣所凝，乃成厲鬼；如果精神相感，亦可通神。宗教可信而不必信，毋攻異端；靈魂有憑而亦無憑，毋好冥索。

## 再增

三世之事，信有明徵；九轉成丹，貴存精氣。四塵五陰，包蘊羣生；六甲九華，獨精神化。沾半身之花片，結習難除；換一局之碁枰，人間易世。炳心燈於午夜，香國長春；採瑤草於珠宮，金丹不朽。一自劫灰再起，桑海俄更。沙場之白骨無歸，風淒燐火；世外之桃源何處，花隱漁人。直思參法雨慈雲，度人清磬；誰得似木公金母，長住丹邱也哉！



# 鳥獸

麟爲毛蟲之長，虎乃獸中之王。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犬豕與雞，謂之三物。

騶駟，驊騮，良馬之號；太牢、大武，乃牛之稱。

羊曰柔毛，又曰長髯主簿；豕名剛鬣，又曰烏喙將軍。

鵝名舒鴈，鴨號家鳧。

雞有五德，故稱之曰德禽；雁性隨陽，因名之曰陽鳥。

家豹、烏圓，乃貓之譽；韓盧、楚獷，皆犬之名。

麒麟騶虞，皆好仁之獸；螟螣蝻賊，皆害苗之蟲。

無腸公子，螃蟹之名；綠衣使者，鸚鵡之號。

狐假虎威，謂借勢而爲惡；養虎貽患，謂留禍之在身。

猶豫多疑，喻人之不決；狼狽相倚，比人之顛連。

勝負未分，不知鹿死誰手；基業易主，正如燕入他家。

雁到南方，先至爲主，後至爲賓；雉名陳寶，得雄則王，得雌則霸。

刻鵠類鶩，爲學初成；畫虎類犬，弄巧反拙。

美惡不稱，謂之狗尾續貂；貪圖不足，謂之蛇欲吞象。

禍去禍又至，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除兇不畏兇，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鄙眾趨利，曰羣蟻附羶；謙己愛兒，曰老牛舐犢。

無中生有，曰畫蛇添足；進退兩難，曰羝羊觸藩。

杯中蛇影，自起猜疑；塞翁失馬，難分禍福。

龍駒鳳雛，晉閔鴻誇吳中陸士龍之異；伏龍鳳雛，司馬徽稱孔明龐士元之奇。

呂后斷戚夫人手足，號曰人彘；胡人醢契丹王屍骸，謂之帝羶。

人之狠惡，同於檣杵；人之兇暴，類於窮奇。

王猛見桓溫，捫虱而談當世之務；甯戚遇齊桓，扣角而取卿相之榮。

楚王\*式怒蛙，以昆蟲之敢死；丙吉問牛喘，恐陰陽之失時。（應爲越王）

以十人而制千虎，比言事之難勝；走韓盧而搏蹇兔，喻言敵之易摧。

兄弟似鵲鴿之相親，夫婦如鸞鳳之配偶。

有勢莫能爲，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制小不用大，曰割雞之小，焉用牛刀。

鳥食母者曰梟，獸食父者曰獍。

苛政猛於虎，壯士氣如虹。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謂仙人而兼富貴；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是險語之逼人。

黔驢之技，技止此耳；鼯鼠之技，技亦窮乎。（應爲鼯鼠）

強兼併者曰鯨吞，爲小賊者曰狗盜。

養惡人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養惡人如養鷹，飢之則附，飽之則颺。

隋珠彈雀，謂得少而失多；投鼠忌器，恐因甲而害乙。

事多曰蝟集，利小曰蠅頭。心惑似狐疑，人喜如雀躍。

愛屋及烏，謂因此而惜彼；輕雞愛鶩，謂舍此而圖他。

唆惡爲非，曰教猱升木；受恩不報，曰得魚忘筌。

倚勢害人，真似城狐社鼠；空存無用，何殊陶犬瓦雞。

勢弱難敵，謂之螳臂當輶；人生易死，乃曰蜉蝣在世。

小難制大，如越雞難伏鵠卵；賤反輕貴，似鸞鳩反笑大鵬。

小人不知君子之心，曰燕雀豈知鴻鵠志；君子不受小人之侮，曰虎豹豈受犬羊欺。

跖犬吠堯，吠非其主；鳩居鵲巢，安享其成。

緣木求魚，極言難得；按圖索驥，甚言失真。

惡人借勢，曰如虎負嵎；窮人無歸，曰如魚失水。

九尾狐，譏陳彭年素性諂而又奸；獨眼龍，誇李克用一目眇而有勇。

指鹿爲馬，秦趙高之欺主；叱石成羊，黃初平之得仙。

卞莊勇能擒兩虎，高駢一矢貫雙雕。

司馬懿畏蜀如虎，諸葛亮輔漢如龍。

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

棄人甚易，曰孤雛腐鼠；文名共仰，曰起鳳騰蛟。

爲公乎，爲私乎，惠帝問蝦蟆；欲左左，欲右右，湯德及禽獸。

魚游於釜中，雖生不久；燕巢於幕上，棲身不安。

妄自稱奇，謂之遼東豕；其見甚小，譬如井底蛙。

父惡子賢，謂是犂牛之子；父謙子拙，謂是豚犬之兒。（一本誤作犁）

出人羣而獨異，如鶴立雞羣；非配偶以相從，如雉求牡匹。

天上石麟，誇小兒之邁眾；人中騏驎，比君子之超凡。

怡堂燕雀，不知後災；甕裏醯雞，安有廣見。

馬牛襟裾，罵人不識禮儀；沐猴而冠，笑人見不恢宏。

羊質虎皮，譏其有文無實；守株待兔，言其守拙無能。

惡人如虎生翼，勢必擇人而食；志士如鷹在籠，自是凌霄有志。

鮒魚困涸轍，難待西江水，比人之甚窘；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比人大有爲。

執牛耳，爲人主盟；附驥尾，望人引帶。

鴻雁哀鳴，比小民之失所；狡兔三窟，誚貪人之巧營。



風馬牛勢不相及，常山蛇首尾相應。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以其扶之者眾；千歲之龜，死而留甲，因其卜之則靈。

大丈夫寧爲雞口，毋爲牛後；士君子豈甘雌伏，定要雄飛。

毋跼促如轅下駒，毋委靡如牛馬走。

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人惟有禮，庶可免相鼠之刺；若徒能言，夫何異禽獸之心。

鳥獸增

百鳥鷦稱悍，眾禽鶴獨胎。

提壺提壺，定是村中有酒；脫袴脫袴，必然身上無寒。

百舌五更頭，學盡眾禽之語；鸕雛九霄外，頓空諸鳥之羣。

甕中鷓鴣巧於人，江上白鷗閒似我。

鶯呼金衣公子，鷓號錦帶功曹。

鶻入鴉羣，雄威豈敵；鴨去雞隊，氣類不侔。

彪著羊，彪雄而羊敗；羆敵犬，羆寡而犬強。

猿獻玉環，孫恪自峽山失婦；鹿隨丹轂，鄭弘從漢室封公。

蛩蛩之皮，有可辟除厲瘴；猓猓之尾，殊堪卻退煙嵐。

李愬設謀平蔡，藉聲於鴨隊鵝羣；盧公覓句遷官，得力於貓兒狗子。

長樂宮中有鹿，啣殘妃子榻前花，午橋莊外多羊，點綴小兒坡上草。

羊舌氏雖爲佳話，馬頭娘未是美譚。

轅門傳號令，李將軍椎饗士之牛；邑士起謳歌，時令尹留去官之犢。

續增

鳥以卵生，獸以胎生；鳥爲羽族，獸爲毛族。鳥之可飼畜者曰家禽，

其外爲陸禽，爲水禽；獸之可參養者曰家獸，其外有野獸，有海獸。

雞司晨，犬守夜，猶循職業；鳥反哺，羊跪乳，尙具孝思。駝峰獨

聳，負重稱能；象鼻甚長，捲物最便。西山精衛夙含冤，佛圖頻伽原

共命。鴛鴦共衾，勝如鸚鵡，是情耽牀第之言；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是指斥權奸之語。鸚鵡鳶鷹，屬猛禽獸，性喜食肉；牛羊鹿麋，

屬偶蹄類，食必反芻。駝鳥善走，號爲走禽；蝙蝠能飛，稱爲飛獸\*。

獺似狐而居水中，鯨似魚而實獸類。膾肭臍卽海狗腎，可供藥品；鴨

嘴獸係單穴類，獨屬卵生。鳥類之外有昆蟲，或飛行，或爬行；獸類

之外有鱗介，曰魚類，曰貝類。禽獸之血溫，謂之熱血動物；蟲魚之

血冷，謂之涼血動物。

再訂：飛鼠

再增

聞之胎卵溼化，品彙滋繁；動植飛潛，洪鈞鼓鑄。大鳥大獸，熱帶爲

多；自孕自生，豈爰異性。予之齒者去其角，天賦難全；食其肉而寢

其皮，人心胡忍？聽迦陵之妙嘽，縹渺仙音；伏龍象於諸天，羣沾化雨。袋鼠有負兒之具，舐犢同情；蝨蝨矜戴物之能，癡蟲自苦。鬣帆吹碧，指海月而潮生；鮎埼臨流，醉江亭之秋色。或蟲能消麵，或腹能應聲，或聲如雷而勢如雲，或鸞自歌而鳳自舞。總之，鳶飛魚躍，無非化育流行所由；鳳嘖麟游，永爲太平之瑞應也。

# 花木

植物非一，故有萬卉之稱；穀種甚多，故有百穀之號。  
如茨如梁，謂禾稼之蕃；惟夭惟喬，謂草木之茂。  
蓮乃花中君子，海棠花內神仙。  
國色天香，乃牡丹之富貴；冰肌玉骨，乃梅萼之清奇。  
蘭爲王者之香，菊同隱逸之士。  
竹稱君子，松號大夫。  
萱草可忘憂，屈軼能指佞。  
篔簹，竹之別號；木樨，桂之別名。  
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歲寒松柏，有節之稱。  
樗櫟乃無用之散材，楸楠勝大任之良木。  
玉版，筍之異號；蹲鴟，芋之別名。  
瓜田李下，事避嫌疑；秋菊春桃，時來遲早。  
南枝先，北枝後，庾嶺之梅；朔而生，望而落，堯階萸萸。  
苾芻背陰向陽，比僧人之有德；木槿朝開暮落，比榮華之不長。  
芒刺在背，言恐懼不安；薰蕕異氣，猶賢否有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道旁苦李，爲人所棄。  
老人娶少婦，曰枯楊生稊；國家進多賢，曰拔茅連茹。  
蒲柳之姿，未秋先槁；薑桂之性，愈老愈辛。  
王者之兵，勢如破竹；七雄之國，地若瓜分。  
苻堅望陣，疑草木皆是晉兵；索靖知亡，歎銅駝會在荊棘。  
王祐知子必貴，手植三槐；竇鈞五子齊榮，人稱五桂。  
鉏麇觸槐，不忍賊民之主；越王嘗蓼，必欲復吳之仇。  
修母畫荻以教子，誰不稱賢；廉頗負荊以請罪，善能悔過。  
彌子瑕常恃寵，將餘桃以啖君；秦商鞅欲行令，使徙木以立信。  
王戎賣李鑽核，不勝鄙吝；成王剪桐封弟，因無戲言。  
齊景公以二桃殺三士，楊再思謂蓮花似六郎。  
倒啖蔗，漸入佳境；蒸梨，大失本真。  
煮豆燃萁，比兄殘弟；砍竹遮筍，棄舊憐新。  
元素致江陵之柑，吳剛伐月中之桂。  
捐貲濟貧，當效堯夫之助麥；以物申敬，聊效野人之獻芹。  
冒雨剪韭，郭林宗款友情殷；踏雪尋梅，孟浩然自娛興雅。  
商太戊能修德，祥桑自死；寇萊公有深仁，枯竹復生。  
王母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故人借以祝壽誕；上古大椿，  
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故人託以比嚴君。  
去稂莠正以植嘉禾，沃枝葉不如培根本。

世路之藜蕪當剔，人心之茅塞須開。

### 花木增

姚黃魏紫，牡丹顏色得人憐；雪魄冰姿，茉莉芬芳隨我愛。  
雪梅乍放，月明魂夢美人來；玉蕊齊開，風動珮環仙子至。  
尼父試彈琴，發泗水壇前之杏；漁郎頻鼓柁，尋武陵源裏之桃。  
九烈君原爲異柳，支離叟必屬喬松。  
丈夫進學駸駸，勿效黃楊阨閨；男子爲人卓卓，必如老檜參天。  
龍芻茂時，周穆王備供馬料；水萍聚處，樊千里用作鴨茵。  
靈運詩成，已入西堂之夢；江淹賦就，更聞南浦之歌。  
生成鉤弋之拳，西山嫩蕨；剖出莊姜之齒，北苑佳瓠。  
曾言水藻綠於藍，始信山菰紅似血。  
元脩蠶豆，自古稱佳；諸葛蔓菁，迄今猶賴。  
生薑盜母葵留子\*，盡付園丁；蘆菔生兒芥有孫，頻充鼎味

### 續增

花灼灼而成豔，木欣欣以向榮。百花盛開於春夏，惟菊傲霜；萬木多萎於秋冬，孤松挺秀。有雌蕊亦有雄蕊，果實因是生成；得風媒又得蟲媒，花粉賴其傳播。曰隱花，曰顯花，原生固異；曰草本，曰木本，受質不同。花木之構成，由根而莖，由莖而葉，由葉而花，由花而實；花木之效用，食料需之，飼畜需之，工用需之，藥品需之。稻麥屬禾本科，滋養萬物；麻棉爲纖維質，衣被羣生。園有蔬，美有茹；瓜多瓢，甘可食。製芰荷以爲衣，喜其雅潔；用葡萄以釀酒，味若醍醐。森林帶，爲天然之利藪；植物學，係主要之理科。古有大司徒，教民樹藝；今有農商部，兼掌農林\*。

再訂：今有實業部，兼掌農林。

### 再增

花木之繁，難悉數矣。以言珍異，佛地勝人間；儻論芳香，中土獨冠外國。是故寶行珠樹，微風動仙樂之音；優鉢蓮華，香潔擅人天之妙。至於施州開普舍之華，河東有連理之木。寒松白鶴，文梓青牛。靈壇之檜重生，磅山之柏長壽。朱柯翠羽，誦平子之新詞；沅芷澧蘭，賦靈均之雅韻。安石榴來自西域，燦若珊瑚；曼陀羅別署山茶，紅緋瑪瑙。癡僧化爲木耳，有情而之無情。夏艸亦變冬蟲，植物兼成動物。翫相思之紅豆，情寄江南；望燦錦之櫻花，春生島國。豈天地中和之氣，獨厚神州；故芝蘭芬馥之奇，不生海嶠也歟？